联合国 S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370
27 April 1994

CHINESE

第三三七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4年4月27日星期三，下午4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麦金农先生	（新西兰）
成员国：	阿根廷	卡登纳斯先生
	巴西	萨登柏格先生
	中国	陈健先生
	捷克共和国	罗凡斯基先生
	吉布提	奥尔埃耶先生
	法国	默里梅先生
	尼日利亚	甘巴里先生
	阿曼	萨明先生
	巴基斯坦	阿迈德·阿里先生
	俄罗斯联邦	沃龙佐夫先生
	卢旺达	比齐马纳先生
	西班牙	亚涅斯·巴尔诺沃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戴维·汉内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沃克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科科长(C-178)。

94-85579 (c)

下午5时开会

表示欢迎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会议的一开始,我谨注意到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赛夫·艾哈迈德·阿里先生阁下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代表安理会向他表示热烈欢迎。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局势

1994年4月22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4/492)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加拿大、克罗地亚、埃及、希腊、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马来西亚、挪威、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苏丹、瑞典、突尼斯和土耳其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安全理事会欢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外交部长并请阁下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尤布扬基奇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库拉先生(阿尔巴尼亚)、阿里耶夫先生(阿塞拜疆)、拉赫曼先生(孟加拉国)、弗雷谢特夫人(加拿大)、德罗布尼亚克先生(克罗地亚)、埃拉拉比先生(埃及)、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安萨里先生(印度)、韦拉亚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达维先生(马来西亚)、里安先生(挪威)、马苏德酋长(沙特阿拉伯)、尼亚塞先生(塞内加尔)、埃尔蒂内先生(苏丹)、萨兰德尔先生(瑞典)、阿卜杜拉先生(突尼斯)和切廷先生(土耳其)在安理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1994年4月27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以纽约伊斯兰外长会议主席的身份,荣幸地请你根据议事规则第39条,允许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哈米德·阿尔加比德先生参加1994年4月27日星期三安全理事会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局势'的辩论。"

该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文号是S/1994/507。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第39条邀请阿尔加比德先生阁下。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还收到了德拉戈米尔·乔基奇大使1994年4月26日要求在安理会发言的请求。征得安理会同意,我将提议邀请他在安理会讨论其面前项目时在安理会发言。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全理事会是根据文件S/1994/492所载1994年4月22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信中的请求开会的。

第一位发言者是巴基斯坦外交部长。

艾哈迈德·阿里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发生了一件事,难以对其发表见解,但不可能保持沉默。"埃德蒙·伯克的这句话体现了我们对戈拉日德受围的感想。

巴基斯坦欢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向包围戈拉日德的塞族发出的最后通牒。我们曾希望安全理事会在塞族开始在戈拉日德进行屠杀之前早就会采取行动。它原本可以挽救几百条生命和防止众多人类痛苦和悲剧。

七万名无辜男女和儿童拥挤在该城的一个小的角落。他们仍然几乎任野蛮侵略者的随意摆布。塞族人只有遵守停火并保证从戈拉日德撤出的部队不再重新部署才不负众望。但没有把握把他们将继续遵照北约组织的要求行事。同过去一样,他们有可能背信弃义。塞族人在这场战争中不仅以侵略和种族灭绝,而且以欺诈和口是

心非追求他们的残忍目标。不幸的是，联合国对塞尔维亚的以强凌弱同它对其欺诈一样表现得脆弱。因此，让我们不要对戈拉日德或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野蛮冲突的未来进程再度陷入自满之中。

我们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目睹了侵略与暴行的结合，这在血淋淋的二十世界中也属于罕见。塞尔维亚人在这场罪恶战争中采用了对男女和儿童进行无情杀害；对数以千计的无辜人民例常地施以酷刑；对数千名穆斯林妇女进行有系统地强奸；对包括医院在内的民用和住宅建筑故意进行炮击；用坦然和重炮对手无寸铁的男女和儿童进行肆意屠杀；阻截人道主义援助车队以及最后毁坏清真寺及其它伊斯兰建筑等手段。

谁会料想到这种惨无人性的行为会发生在这个时代的今天？谁又会相信这一切均发生在以其对人权价值观念和法治的承诺引以为自豪的那个大陆上？

我来到安理会是表达巴基斯坦人民和实际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悲剧的深切痛苦和惊愕。我们的人民问道：我们怎么会允许对手无寸铁的穆斯林犯下这样的种族灭绝行为？他们问道：我们将如何惩罚那些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对强奸4万名穆斯林妇女和少女负有责任的人？我们的人民要求我们作为代表他们的政府采取行动制止塞尔维亚人的侵略，制止波斯尼亚穆斯林遭到杀害。

伊斯兰国家愿对其各国人民的这些合法期望作出反应。我们想依据国际合法性来行事。在这场残酷的冲突中，巴基斯坦与其它穆斯林国家一直谋求通过安全理事会来纠正这个局势。我们曾要求采取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行动；我们还要求忠实执行安理会各项决议。但不幸的是，安全理事会在处理这场战争上谈不上得到了什么光荣。

安全理事会未能履行其《宪章》下的责任。它未能制止塞尔维亚人的侵略，更不必说扭转它。在多月的漫长时间里，它选择了避免强制行动的作法，而是零零碎碎地行事。它做得太少了，行动太迟了。安理会通过一种奇特的非正式磋商程序所作出的决定正中塞尔维亚使用的蚕食领土并扩张战略的下怀。其优柔寡断鼓励了塞尔

维亚战争罪犯们继续进行其畸形的暴行。

过去两年中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发生的将成为现代文明史中黑暗的一章。一个爱好和平的小国,一个联合国的主权会员国被武力、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弄得肢离破碎。

全世界在电视上看到这场悲剧的展现,却未能帮助一个手无寸铁的民族。

日内瓦谈判非但未捍卫在冷战中得到胜利的人权、民主和自决等价值观念,它反而倡导了使正义和人性的基本原则得到妥协的务实解决方案。联合主席要求波斯尼亚政府接受和容忍侵略和种族灭绝的后果,使塞尔维亚使用武力和种族清洗变得合法。波斯尼亚人十分正确地选择了抵抗和战斗的道路,而不是接受一个本会意味着其作为一个民族被最终消灭的进程。

我认为我们有权质问:为什么世人的良知未被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恐怖所唤醒?为什么世界在此之前未采取行动以制止我们所有人在电视目睹的残暴和罪行?是否因为受害者恰好是穆斯林?难道世界又倒退到这样的部落制度?是否只有当受害者是我们自己的亲朋或与我们同一种族或信仰时我们才感到苦痛?

伊斯兰国家的许多人认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正在发生的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种格局的一部分。他们看到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在科索沃、查漠和克什米尔、阿塞拜疆、巴勒斯坦--穆斯林正被置于侵略、压制和歧视之下。甚至在一些最开明的社会中,他们也被当作暴力的目标。允许这种态度继续下去的后果是不言自明的。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冲突不仅是欧洲与伊斯兰世界面临的一项挑战。它首先是对当今国家间关系赖以存在的原则和标准的挑战。世界在本世纪初曾卷入一场由萨拉热窝的一件凶杀案所燃起的血腥战争。我们绝不能让历史重演。

我们希望北约组织4月22日对塞族发出的最后通牒将成为一个目的为以正义促成波斯尼亚和平的新的政治进程的第一步。我们必须确保塞族人严格遵守戈拉日德的停火并按照通牒中所规定的立即从这一安全区撤出其部队。通往戈拉日德的人道

主义援助车队必须畅通无阻;对其阻拦应招致北约组织所威胁使用的空袭。

我们敦促秘书长采取迅速行动扩大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在戈拉日德的部署规模,以确保其人民的安全和得到救济。巴基斯坦在去年七月为联保部队提供了三千名士兵以保护"安全区"。在相当一段时间的拖延之后,我们的部队将在今后几周内作好部署的准备工作。我们并不认为这种拖延是任何人的责任。我们希望我们的特遣部队将根据安理会第836(1993)号决议加以部署以有效地保护戈拉日德及其它"安全区"。

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北约组织理事会还对秘书长的建议作出了积极反应;该建议要求将空袭的授权和禁区扩展到联合国所宣布的其它"安全区",即图兹拉,捷帕,比哈奇和斯雷布雷尼察。

除非要求塞族人将其重武器交由联合国管辖,否则对这些"安全区"的威胁将继续存在。巴基斯坦还认为,应考虑不仅对发动攻势的塞族重炮和坦克授权进行空袭,也应对发出命令使"安全区"的无辜人民遭受死亡和破坏的指挥的控制中心使用空袭。防止进一步暴力的最佳威慑方法是直接对塞族战争罪犯威胁使用空袭;他们是在其设在帕莱的总部指挥这场罪恶战争的。

只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被剥夺自卫的手段,他们就继续容易受到塞族的攻击。第713(1991)号决定实施的武器禁运是不公正的。它已使武器齐全的塞族得以对无法自卫的波斯尼亚穆斯林进行侵略战争。

为什么要剥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自卫的武器。安理会通过第713(1991)号决议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还不存在。禁运的目的是要限制当时将要对克罗地亚发起进攻的前南斯拉夫军队的侵略意图。波斯尼亚现在需要自卫手段来对付的也是这一军队。为制止现在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交战的那一方面的侵略而实行的禁运,却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无法得到武器,这真是荒唐的嘲弄。

没有任何法律原则或正义的原则可以成为不让公然侵略的受害者获取武器自卫

的理由。单独和集体自卫的权利是载入《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安全理事会的任何决议都不能废除或推翻《宪章》的这条规定。对那些反对取消对波斯尼亚人的这种不公正的武器禁运的人我们要问:如果他们遭受波斯尼亚穆斯林遭受的那种残暴,如果他们的妇女一再遭受轮奸,如果他们也被从自己的家园、村庄和城镇中赶出来,难道他们没有权利反抗侵略者?或者自卫的权利只属于某些特定的人民?

巴基斯坦将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建议,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第713(1991)号决议的规定不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我们高兴地看到,有人在美国国会和其他地方要求单方面向波斯尼亚人提供军事援助。

世界不能接受“大塞尔维亚”。我们必须铭记半个多世纪前慕尼黑事件的后果。当时,绥靖的作法也没能防止战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的持久政治解决不能以接受侵略的后果为基础。所谓用武力造成的“现实”应成为和平的架构的论调,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这在政治上也证明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原则和真理是不能有选择地适用的,更不能被分割。巴尔干危机的政治解决必须维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以《联合国宪章》中所载的各项原则为基础。

波斯尼亚政府和克族最近签署协议,建立一个联邦,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表明,尽管有流血造成的痛恨,和平还是可能的。这项协定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全面和平解决,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安全理事会应该应用它的权威和影响力,说服波斯尼亚塞族接受这项关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建立一个联邦的协定。

一个得到安全理事会支持的新的政治进程能为实现全面和平解决造成势头。这一和平进程必须确保各穆斯林国家的充分参加和支持。

国际社会如果不能制止和扭转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侵略,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未来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这场侵略不被制止,各弱小民族和国家,所有军事上薄弱的国家,都将对联合国集体捍卫它们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失去信心。如不扭转塞族的侵略,将鼓励各掠夺成性的国家蔑视国际社会,践踏公认的国

际准则。武力可能成为国际关系中唯一通行的手段；混乱将随之而来。

伊斯兰会议组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接触小组各国外长今天上午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外长们通过了一项宣言，其中强烈谴责塞族对戈拉日德的野蛮侵略，并对联合国不能保护安全区不受侵犯深表遗憾。外长们宣布，第713(1991)号决议不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对波斯尼亚政府实行武器禁运是不公正的、非法的，而且直接违背《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外长们还要求塞族的重型武器全部、彻底撤出戈拉日德，并要求加强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外长们表示支持召开一次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并决定应该邀请伊斯兰会议组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接触小组充分参加这次会议。他们还决定，在安全理事会中并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加紧努力，争取实现这些目标。

伊斯兰会议在纽约的各大使已被授权有效地争取该宣言的目标，特别是修正第713(1991)号决议，使波斯尼亚政府得以行使其自卫权。

如果这些努力不能产生所期望的结果，我们将争取召开一次大会紧急会议，以求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现正义的和平。

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召开这次会议。我们赞赏你决定亲自主持这次会议。我们了解贵国强烈主张在冲突的解决中应用公正和正义的原则。最后，我希望在你的英明领导下，我们能够取得进展，找到一种正义和体面的办法解决这场悲剧性冲突，确保戈拉日德身陷围困的人民能够永久安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对我个人讲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土耳其外交部长希克迈特·切廷先生阁下。我向他表示欢迎，并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切廷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现在，安全理事会又一次在出现新的事态发展和新的期望之后，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进行辩论。但是，我们不能抱太大的乐观，因为我们的希望已经多次被塞族对多种族、多宗教、多元化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人民重新发起的侵略和肆无忌惮的种族灭绝行径所打破。

最近在联合国指定的戈拉日德“安全区”发生的一系列暴行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人在过去两年里进行的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行动的一部分。对戈拉日德的恐怖主义侵略是对联合国在塑造国际制度的未来方面的效力的又一次检验。

我们曾若干次试图说服安全理事会为波斯尼亚方面遵守安理会的决议确定一个时限。我们还强调，必须非常清楚地警告侵略者，如果他们不遵守这些决议，他们就必须承担违抗的后果。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对我们的所有要求和类似的呼吁充耳不闻。

两年后，有20多万人丧生，我们才看到了一种略微增长的意识，即意识到坚定的行动和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行动是制止侵略者的唯一有效办法。世界公众舆论认为，缺乏决心和丧失可信性越来越使联合国成为塞尔维亚“种族清洗”的同谋，而不是一项公正和可行的解决办法的制订者。

正是这种信念促使我们欢迎并积极参加拟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94年2月9日和4月22日的决定，这些决定是应联合国秘书长的要求作出的。尽管早就应该作出这些决定，我们仍然认为它们是朝着正确方向采取的步骤。

事实上，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悲剧开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支持进行空袭制止塞尔维亚的侵略。1992年8月，我们提出了一项与北约的决定相类似的计划。此外，在1994年2月9日通过北约的第一项决议时，我们曾为这样的观点辩护，即这项决定不仅应适用于萨拉热窝，而且应适用于联合国指定的所有六个“安全区”。如果这项建议在当时得到接受，在戈拉日德被塞尔维亚侵略者杀害的715人就会幸免于难。

现在我们正处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的紧要关头。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发生了两年的无以言状的恐怖后，我们希望我们将最后能言行一致。侵略者应该听取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决心不让公然使用武力获得好处，也不会让那些在波斯尼亚犯下残酷的危害人类罪的人不受惩罚。如果塞尔维亚人不遵守1994年4月22日北约

的决定中规定的条件,他们必须认识到,将对他们进行空袭,以摧毁其对没有防卫能力的波斯尼亚人民进行残酷攻击并犯下恐怖主义罪行的能力。

我必须再次强调,土耳其坚决赞成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这项解决办法应是公正和可行的。我们必须记住,在历史上,如果让非正义、侵略和种族主义行为得到好处的话,和平从未得到实现。要实现公正和可行的和平解决办法,应立即扭转"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的后果。我们认为,如果塞尔维亚极端主义分子继续得到错误的信号,从而以为他们仍然可以考验国际社会的意志,那么是不可能以可信的方式谈判达成这样一项和平解决方案。侵略者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地越快放弃武器,和平谈判继续下去的机会就越大。

波斯尼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达成的华盛顿协议为可行的和平进程奠定了基础。这些协议导致的和平势头目的在于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作为一个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可以参与的多文化、多宗教和多种族社会的完整性。在此我们必须区分那些想要建立一个单一种族的大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极端主义分子与希望生活在一个多文化的统一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民主的塞尔维亚温和主义者。

应该明确的一点是,波斯尼亚战争不是一场宗教战争。波斯尼亚一直是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安全居住场所。数百年来,所有这些宗教群体共同生活在波斯尼亚。长期不断的侵略正造成这种共同生活和劳动的精神被摧毁,并导致这样的看法,即正在对波斯尼亚穆斯林进行宗教歧视。甚至一位美国前总统。已故的理查德·尼克松也这样说道:

> "如果受害者不是穆斯林,而主要是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话,那么对萨拉热窝的围困就不会持续这么久。"

因此,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多文化性和多元性。

在目前阶段,迅速开始对战犯进行起诉至关重要。使犯下战争罪行的人承担责任是对侵略的确实有效的威慑的主要柱石之一。

对于威慑来说最重要的是让波斯尼亚人得到行使自卫权的手段。我们将继续坚

持安全理事会应该澄清这样一个法律意见,即安理会第713(1991)号决议不适用于而且不应该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波斯尼亚人正在要求进行自卫,反对暴虐捍卫民主的固有权利。继续剥夺这项权利只会鼓励塞尔维亚的侵略。

国际社会必须从塞尔维亚最近在戈拉日德进行的屠杀中吸取这样一个教训:侵略者只懂强硬的语言。如果波斯尼亚人继续没有防卫能力,我们如何建立一个进行和平谈判的可靠气氛?

我们期待立即执行北约有关保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所有“安全区”的决定。但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不只是由联合国指定的“安全区”组成,这些“安全区”不应该成为联合国保护下的那些居住在里面的人的公开监狱。

安全理事会在它的所有有关决议中都重申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反对使用武力或通过“种族清洗”获取领土。现在安全理事会应该将这些原则付诸实施。为实现这个目的,它应该做的就是确保充分执行它的所有决议。此外,必须加紧在外交上孤立侵略者,并加紧对他们的经济封锁。这将为我们创造条件,以便在华盛顿协议带来的和平势头的基础上取得进一步发展。

按照这种推理,我们欢迎最近提出的要求举行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的高级别会议。克罗地亚常驻代表1994年4月21日也在这个机构指出,伊斯兰会议组织应该在这个高级别会议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希望,如果能举行这样一次会议,将邀请伊斯兰会议组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接触小组的成员国参加。

我们坚决支持增派联保部队人员。在这一方面,我们欢迎今天上午通过的第914(1994)号决议。部署土耳其特遣队作为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保部队的一部分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它将不遗余力地为履行联合国对和平的承诺作出贡献。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利害关系是深刻的:不仅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恢复合法性,而且希望避免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更多的种族和宗教战争。背叛多文化和多种族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直是、并且首先将是背叛本组织的创建原则。如果联合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失败,巴尔干、欧洲和全世界将自食这些错误的

苦果。

各会员国寄希望于联合国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大家对后代负有恢复联合国威望和道德权威的责任。我国政府和人民将永不停止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支持。这一支持背后的动机是我们对道义原则的承诺和正义感。确实,国际法不允许我们在野蛮的侵略者及其受害者之间保持中立。出于同样原因,我们将继续全心全意地援助英勇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正义斗争。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马来西亚外交部长。我向阁下表示欢迎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达维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高兴地看到你今天在此主持会议。马来西亚政府意识到新西兰政府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你本人和基廷大使对寻求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悲惨局势所作的承诺。

根据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决定,马来西亚政府派我前来纽约,同我的一些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同事一起明确表示,我们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发展很不满意。马来西亚人民、政府和议会完全不理解,联合国及代表国际社会的安全理事会怎么会如此无能为力,因而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努力停止塞尔维亚人无情和血腥的行动。自塞族两年前发动攻击以来,20万波斯尼亚人已丧生,数千妇女被强奸,财产损失达数百万元。

尤其关于戈拉日德,我们不能相信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反应竟然如此软弱无力。我们对它们不能在安全理事会、秘书长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有效合作的基础上采取迅速和有效行动感到不安和震惊。如果戈拉日德是"安全区"的命运的一个例子,象布尔奇科这样的其他地区就不会感到宽慰。同样在戈拉日德问题上,禁区要比第913(1994)号决议所设想的更差。当塞族重型大炮没有象第752(1992)号决议所要求的那样撤至塞尔维亚的时候,这些地区怎么会安全?

在我国,人们对主要大国的动机以及秘书长及其官员的行动表示怀疑。这种集体的失望不仅在马来西亚,各个地方都有。这种失望甚至在这个国家显而易见,在这

里，新闻界突出了人民对塞尔维亚人使联合国蒙受耻辱的深切关注。甚至对秘书长办公室的信任也受到影响。

马来西亚人民回想起安全理事会和主要大国在海湾战争中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果断集体行动。在那个情况下，大国在早日确定其民族利益这一愿望的驱使下，愿意仓促行动，甚至达到超越安全理事会所交给的任务的地步。当时从未采取我们现在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上所看到的如此笨拙和令人迷惑不解的联合国方法。

在发生萨拉热窝大屠杀之后，现在是戈拉日德。已有700多人丧生，2 000人受伤，20 000人流离失所。然而，迄今为止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避免这些事件再次发生。我们难道迄今为止没有从波斯尼亚悲剧中吸取教训？在柬埔寨，我们及时谴责红色高棉进行大屠杀。为什么我们对塞族的屠杀保持沉默？用最近发生并且由我的朋友、土耳其外交部长刚才引用的已故总统尼克松的话来说，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屠杀：

“不会持续如此长时间，如果受害者不是穆斯林而主要是基督教徒或犹太人”。

戈拉日德事件使安全理事会、大国和秘书长主管的联合国机器处于站不住脚的地位。这些事件特别暴露了在指挥系统中和在原则性立场、责任和采取行动需要之间出了毛病。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秘书长所主管的联合国机器、安全理事会和北约之间，明显发生了责任转向。这在许多地方引起这样一个问题：到底该谁负责。当我们同联合国说话时，有人把手指头指向北约，当我们提到北约时，我们却被告知联合国负责。

尽管塞尔维亚人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却没有对他们采取有效行动。确实，在4月23日北约发出最后通牒之后以及继塞尔维亚人明显地违反行动后，那位联合国地面官员僭取权利甚至在北约坚持要求发动正当的空袭时不采取必要行动。事实上，就在塞族对戈拉日德发起进攻之前几个星期，联合国官员不顾波斯尼亚人早期发出的警告，低估了迫在眉睫的进攻。

安全理事会决议、特别是第824(1993)和第836(1993)号决议授予联合国保护部

队(联保部队)的作用是什么?联保部队在那里是保护自己还是保护塞族侵略、强奸、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的受害者?联保部队在那里是执行维持和平任务,但是和平既没有得到维持也没有得到加强。联保部队实际上被降低为保护食品供应。甚至这项工作也经常遭到塞尔维亚人的破坏,他们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缴获的武器被塞尔维亚人轻而易举地搬走。而联保部队几乎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我认为,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联保部队就象一个巡逻的警察,它只配戴警棍保护一个受到暴徒恐怖统治的地区。毫无疑问,它起不了作用。

马来西亚迄今为止向波斯尼亚派遣了1 500士兵,作为联保部队一部分。我们不得不向我国人民解释为什么他们在那里,答复是不容易的,因为联保部队不能维持或加强和平。我们准备在必要时献出生命,但是只有在保护其他人生命时这样做。我们也意识到富有献身精神的联合国官员极为苦恼和灰心丧气,他们象我们一样看到屠杀并且不明白为什么联合国仍然无能为力。

我们在此举行会议时同时延长联保部队任期。如果我们只是作出技术性决定,我国政府将极为失望。将联保部队任期延长六个月不能满足不顾某些大国反对审查任期的需要。我们认为,联保部队显然是也涉及执行和平的维和行动。联保部队必须照此得到武装和装备,以执行和平与保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执行和平与保护生命,对联合国来说必须意味着其任务也包括预防性防卫。

必须针锋相对地对付塞族人对联合国和北约采取的把外交和军事战略结合起来的挑战。塞族测试了联合国和北约的限度和决心,准确地知道如何避开北约的火力。不是联合国,而是塞族人有效地利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来实现其目的。现在的确是联合国和北约认识到这一事实并据此行动的时候了。

联保部队必须具有良好的装备和武器,才可以对塞族人造成有效威慑。必须注意到,塞族人继续拥有良好的武装。显然,塞族所懂得的唯一信息,就是可信的武力威胁及其实行。如果要教训塞族人侵略和恐怖主义的代价是沉重高昂的,其供应线和指挥中心就必须成为联保部队的目标。

同时，对联保部队提供的援助，特别是来自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的援助都必须被接受。象伊朗这样的一些穆斯林国家已表示愿提供部队。我们不能接受这种前提，即由于历史原因而不能接受某些援助。如果不顾其历史上对塞族的支持而接受俄罗斯提供部队，则没有理由拒绝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的援助。

某些国家保持着一种不想偏帮一方的错误概念。当20万人被杀、成千上万的妇女被强奸以及其他人受到恐吓而使其人的精神被侮辱和崩溃的情况下，哪一个有良知和道德感的人能不支持一方？联合国怎能不挑选一方而支持波斯尼亚受害者？联合国不应支持受害者吗？我们作为国际社会成员仍不清楚我们站在哪一边吗？我们需要通过坚持认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正进行一场内战来掩藏和伪装我们的软弱无能或暗藏的动机吗？我们以装作看不见和不能承认在我们面前发生的罪恶行动而豢养了塞族战争机器，促成了其貌似不可战胜性。

在这方面，马来西亚重视国际战争罪行法庭的工作，它必须确定谁是犯下了违反人类罪的肇事者。甚至现在已有足够的证据来审判塞族领导人的暴行。我们感到失望的是一些国家阻碍该法庭尽早开始其工作。这些国家轻视法庭的工作并援引资金缺乏的说法。我要在此刻指出：马来西亚政府已决定捐款两百万美元来支付该法庭工作的费用。

我要同我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同事一样，重申第713(1991)号决议不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我们坚决认为，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武器禁运是非法和不公正的，损害了《宪章》第五十一条。我们同包括来自美国的愈来愈多的国际呼声一道，要求让波斯尼亚人有权获取武器以捍卫《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单独和集体自卫的权利。

必须立即取消武器禁运，以使一个主权会员国能够保卫自己不受塞族侵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不仅仅是第824(1993)和836(1993)号决议中明定的六个安全区。它的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持。即使安理会及主要大国不能遏制塞族侵略，它们绝不可妨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自卫能力。

马来西亚欢迎关于召开国际会议以找到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全面办法的建议。然而,基本前提必须仍然正确和有效。为了实现和平,国际社会必须通过确立各种结构及必要条件来促进和平进程。

联柬权力机构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一项全面和平计划。该计划是继包括各有关方面参与的国际会议之后采取的。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上,建议召开的国际会议必须涉及冲突各方、主要大国、联合国和其它方面,如伊斯兰会议组织和联保部队提供国。会议前可在有关各方间进行非正式协商。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最近促成波斯尼亚人之间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与克罗地亚之间协议的华盛顿倡议。

我们还注意到一些国家最近关于通过建立接触小组来推动和平进程的倡议。我们对该倡议有很多疑问。已经有一些努力,并未实现任何结果,只是增加了对波斯尼亚人的压力,迫使其接受当地的所谓现实,即通过塞族侵略所获得的领土。新的接触小组是同一类型吗?联合国在一个在专属制基础上成立的接触小组中的立场如何?如要组成一个接触小组,让我们争取一下成为受屈一方的波斯尼亚人的意见。此外,我们作为伊斯兰会议组织集团,有必要坚持也成为联合国成立的任何组合的一部分。

不应让塞族人为实现其大塞尔维亚而操纵和平会议。必须使塞人懂得,整个世界不能同意其军事获取。我们必须严肃地对任何基于领土分裂的过分简单办法保持谨慎。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波斯尼亚人数世纪以来拥有在过去两年中被武力夺走的土地和财产。任何国际会议都不能协使塞族以武力获取领土合法化。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任何一届政府都不会接受这一建议。必须实现体面和公正的和平。

任何全面和平解决方案都必须反映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多种族和异族化组成。不应照塞族侵略者的要求按种族分界线瓜分该国。波斯尼亚政府获得所有波斯尼亚人的支持,而不仅仅是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很多塞裔人民支持波斯尼亚政府及其保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及多种族政策。这是联合国必须支持的斗争。

我们认为，世界正走向多元化主义。联合国不能成为一种将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肢解为主要由推行大塞尔维亚的塞族人占有的种族地区和实体的战略的一员。

同样重要的是，只在塞人继续不听取国际社会的要求或不遵守联合国决议，就必须加紧而不是按一些人的建议放松或取消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现有制裁。放松制裁将会促成对塞族侵略者的姑息。必须在联合国决议得到执行及取得一项全面和平方案之后，才能考虑取消这些制裁。

1988年12月10日，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代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指出：

"我们现在处于对联合国而言充满希望的时刻。在经过战争的阴影及常常是严峻的现实长时间笼罩我们的星球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解与常识的情绪，一种摆脱国际冲突和致力于建立更美好世界的艰巨任务的新的决心。"

六年之后，这种希望和乐观被粉碎，体现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继续出现的暴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阿里·阿克巴尔·韦拉亚提先生。我向阁下表示欢迎，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韦拉亚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次重要会议的主席。让我还表示希望，安理会将在你干练领导下，采取认真和建设性的步骤，以减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无辜人民的严重苦难，这种苦难在安理会的时钟上持续的时间已太长了。

两处来的悲惨事件，特别是萨拉热窝和戈拉日德周围的最后两幕，充分表明安全理事会在处理这场危机方面的根本缺陷。其根本问题是安全理事会出于某种理由无法或不愿承认这一悲剧的真正原因，但这是处理和解决危机的第一步。

无论安理会喜欢与否，事实是，我们所面临的不是内战；我们在波斯尼亚-黑塞哥

维那从未面临内战。这是仍在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进行的公然侵略行径。该会员国被武断剥夺了其固有的自卫权利。

世界已承认,塞族军队是一支有计谋、组织精良并有外部支持的军事力量,它正在进行一场典型的侵略战争、种族灭绝、屠杀和破坏。戈拉日德被烧毁的房屋和遭破坏的水处理设施就是这一战略在战术撤退时的最新范例。安全理事会现在应该赶上人类其他部分,承认这一明显情况并采取相应行动。

问题不是安全理事会是否已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对此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问题是安全理事会是否已朝这个方向采取行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审查实地局势和安全理事会的行动。

自安理会开始处理此案以来,塞尔维亚人已获得更多领土,屠杀更多无辜人民,"种族清洗"了更多的城镇和村庄,并加紧进行种族灭绝。同时,他们坐在谈判桌前同联合国谈判,而这只是为了拖延和争取时间,以便使犯下更多同样暴行成为可能。

虽然所有这一切都已众所周知,但安理会却未采取任何行动。而且不仅如此:其唯一得到执行的决议帮助了塞尔维亚人在此一方屠杀中保持其完全不合比例的优势。可笑的是,该决议不管根据任何法律或逻辑引申都不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

更糟糕的是,在斯雷布雷尼察等地,联合国曾监督穆斯林受害者解除武装,而塞族侵略者则在该市郊区继续拥有大量武器。

安全理事会其它决议,特别是关于安全区的决议仍然是一纸空文。联合国军事专家建议作为唯一有意义的办法采纳的"重选择"已经被放弃,而采纳"轻选择"。提出的辩解是缺乏人力和资源。但是,一些穆斯林国家提出的提供维持和平人员的提议却被置之不理。对此的辩解是这些部队不够中立,而来自众所周知支持塞族的国家的部队却已部署在萨拉热窝周围的一个最关键地区。

所有这一切已特别在整个穆斯林世界舆论中造成这样的印象,即安全理事会普遍对穆斯林抱有强烈偏见;在欧洲的中心,人民正在被屠杀,而仅仅因为受害者是穆

斯林,没有任何人甚至没有任何欧洲宣称支持人权者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作出回应。这种挫折具有明显后果:人民正在丧失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职务的信心。那些公然采用双重标准,把其认为的战略利益置于几十万无辜人民生命之前并称之为均衡办法的人要对此负责。

同等对待受害者和侵略者不是均衡办法。这种办法对侵略者来说更可取,而且也是对他们和今后侵略者的鼓励。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局势远远超过了对经《宪章》第五十一条承认在不折不扣的武装攻击后可以援用的自卫权的任何传统解释。但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不仅仅是一国领土遭攻击甚至被部分占领的案例。这是针对一个国家并旨在从地球表面彻底铲除一个主权合法实体的运动--该运动的特征是对其全体人民进行种族灭绝。这里适用避免完全被消灭的自我保存--而不仅仅是对武装攻击的自卫。这项权利就是主权,而且是各国的固有权利,任何机构都不能剥夺它。

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并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存在前通过的第713(1991)号决议现在不能以有悖《联合国宪章》或强制法原则的方式加以解释。这种解释显然将使该决议本身失效并为非法。

我们认为,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是不适用、非法、不道德和不实际的。

它不适用是因为第713(1991)号决议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诞生前、在联合国承认它是主权独立国家前并在对它开始发动侵略战争前通过的。

它非法是因为它不仅剥夺了联合国一个会员国抵抗武装进攻的自卫权,而且还剥夺了它面临被完全消灭时的自我保存权。

这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使军事对比更有利于侵略者,使他们能够不受惩罚和未遇任何抵抗地进行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

这也是不实际的,因为它没有达到所宣布的目标。这些目标就是防止冲突的进一步升级、保护联合国人员的生命,以及建立有利于和平谈判和解决的气氛。这些

都未实现,更不用说禁运不幸遭到不应该的一方的一再破坏。

因此,安全理事会在应当使对第713(1991)号决议的解释符合逻辑、法律和现实,并一举澄清武器禁运不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

安理会中有一些成员抵制大会第46/242号、第47/121号和第48/88号决议所表明的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明确意愿,坚持剥夺波斯尼亚人最起码的自卫权,我们已尝试了这些成员开的药方。但是病人快要死了。国际社会感到愤怒。穆斯林世界感到沮丧。

现在为什么不设法在这个民主时代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选择对第713(1991)号决议的合法、道德和实际的解释,取消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不公正的武器禁运?这将是履行安全理事会职任所需的第一步。

根据《宪章》,安理会面对这一粗暴的侵略和战争罪行,有明确的义务援引第42条和采取集体措施恢复波斯尼亚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它至少应当象在另一个情况下一样,明确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那些愿意对其集体自卫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的权利。同时,它应当采取各种措施不让战争罪行继续不受惩罚,并要犯下暴行的个人负责。

我们坚持认为,这样的方法将提供必要的鼓励和劝诱,使各方回到谈判桌边寻找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和平、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方法。这些谈判应当是透明的,应遵守国际法,并应让所有有关方面,特别是伊斯兰国家参加。象以往在这件事上所做的那样武断地排除某些国家将为公正的解决增加额外的障碍。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塞内加尔外交部长。我欢迎外长阁下,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尼亚塞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代表塞内加尔代表团表示,我们很高兴看到你在4月份主持安全理事会,并对你以技巧和忠诚履行职责感到非常满意。

因此,我谨最真诚地向你表示祝贺,同时重申,我们充分支持你为寻找安全理事

会面前重要问题的可被接受的解决方法所作的努力。

我们也真诚地祝贺你的前任、法国常驻代表让-贝尔纳·默里梅先生3月份主持安理会会务时所做的出色的工作。

我们欢迎安理会本次会议。因为迄今几乎两年来,作为一项计划的一部分,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受到野蛮的侵略,狂妄依仗其军事优势的侵略者按照该计划无情与追求其目标,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屠杀,尽量利用他们从冲突一开始所表现的逃脱惩罚术。

在不到一周前,在1994年4月22日上星期四,就在这个论坛里,塞内加尔代表团同40多个会员国代表团一道,再次表示国际社会对戈拉日德安全区受到野蛮进攻的愤怒和痛苦,这一进攻再次向联合国的法律和道义权威提出了挑战。尽管为了结束这场冲突安全理事会本身作了巨大努力,尽管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再次发出呼吁,这一进攻还是发生了。应当强调,必须继续进行、认可和鼓励这些努力。我还要说,必须加强这些努力,必须维持这些努力,塞内加尔代表团支持它们。

我们今天到纽约来无疑反映了伊斯兰会议组织51个成员国重下决心,再次重申它们对联合国的信心,特别是对联合国使正义战胜强权的能力的信心,以及它们渴望同联合国合作实现这一目标。

它也反映了塞内加尔总统、伊斯兰会议组织第六次首脑会议主席阿卡杜。迪乌夫先生要对恢复世界该动乱区域和平作出积极贡献的决心。他本着这一精神反复同安全理事会成员、联合国秘书长和其他伙伴接触。

安全理事会在无数决议中,特别是在得到今天上午的第914(1994)号决议补充的1994年4月22日第913(1994)号决议中处理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它强调了基本原则,即尊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不允许以武力夺取领土,以及首先谴责了"种族清洗"的做法。

不幸的是,应注意到还必须进一步采取行动,以便在寻求和平解决冲突方面实施这些原则。在这方面已经出现积极的发展,伊斯兰会议组织已经对其作出了有力贡

献：空袭；再次出现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的设想以及安全理事会对该问题继续进行积极和活跃的审议。

在伦敦、日内瓦和华盛顿会议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勇敢人民及其政府自始至终表现出其善意及其与国际社会各项活动一道为和平作出贡献的意愿；这通常是以巨大的妥协和牺牲为代价的。

塞内加尔深信，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是通过谈判的和平方案，因此它与伊斯兰会议组织所有其他成员国一道毫无保留地支持国际社会迄今在此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

基于过去的经验，我们认为，如果要进行令人可信的谈判，首先需要建立一种军事平衡，其目的是使侵略者接受全面停止敌对行动并谋求一种以善意达成的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在保卫安全区的同时，必须继续表现出它近几天来在戈拉日德问题上所表现的坚定立场和决心。

塞内加尔通过其总统阿卜杜·迪乌夫先生与伊斯兰会议组织其他成员国一道重申其对安全理事会今天上午通过的第914(1994)号决议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这些成员国随时准备为严格执行国际社会通过安全理事会各项决定所表达的意志作出贡献。我们希望，尽管我们知道实地的条件十分困难，该决议的通过将加强联保部队完成其任务的能力，因为国际法必须占上风。

如果保持这种所需的坚定立场证明是不可能的，塞内加尔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有义务立即授权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行使其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宪章》第51条将这项权利授予了本组织的所有会员国。

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并且各国历史上也从未有过暴力导致积极解决紧张局势爆发点。只有通过对国际法的尊重以及我们在这个复杂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坚定性，波斯尼亚人民的各项权利才将得到保障。

人类只有通过尊重和平、团结一致与合作的普遍价值观念才能够寻找到拯救。没有这样的尊重，人类注定会灭亡。面对这些价值遭到破坏的幽灵，我们有责任不惜

任何代价避免这场危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代表是沙特阿拉伯国务大臣和枢密院成员穆罕默德·马苏德酋长阁下。我对阁下表示欢迎并请他在安理厅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苏德酋长(沙特阿拉伯)(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十分愉快地代表被万能的上帝赐予为启示地、宗教摇篮以及穆斯林朝圣场所的国家向你致以两座神圣清真寺的看护人、法赫德·本·阿卜杜拉齐兹·艾尔沙德国王的问候并转达他的祝愿,祝安理会会议能够实现其目标。

伊斯兰会议组织设立的接触小组一直在关注并分析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各项发展。它发起了一项合作努力,以便在与安全理事会和欧洲联盟协调的情况下使这一问题获得公正与和平解决。

这次会议召开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兄弟的境况正日益变得严重的时候。他们是两年多来塞族人所发起的灭绝战争和令人深恶痛绝的“种族清洗”的受害者。我们的成千上万的波斯尼亚兄弟和姊妹已经殉难并且数十万人受伤或者失踪。相当数量的人还被罪恶般地剥夺住所或成为种族灭绝罪行的牺牲品,这种罪行包括强奸;而这些罪行是在你们“文明”世界和安全理事会的眼前所犯下的。

如果安全理事会早对侵略者采取果断行动,戈拉日德的破坏、火焰和非人性的行径可能也不会发生,正象联保部队指挥官中将迈克尔·罗斯爵士所指出的那样;他曾指出,戈拉日德已处于人类悲剧的边缘,7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该市的医院已被摧毁,并且城市绝大部分已经是一片废墟。这场战争阻碍了向该市需要帮助人员运送人道主义救济援助。这就是塞尔维亚对波斯尼亚人民和领土完整进行侵略的后果。

波斯尼亚人民在这些痛苦面前仍继续针对可恶的塞族侵略展开其合法斗争,并行使其自卫权利;这是地球上所有人民不论他们是谁,也不论他们在哪里所拥有的一

项权利。我们以高度敬仰和崇敬看待他们的英勇斗争,并且我们为那些为捍卫其国家和民族而光荣阵亡的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烈士们祈祷。他们在保卫其祖国尊严方面树立了最为崇高的富有牺牲精神的样板。

沙特阿拉伯不遗余力地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事业。从危机一开始,两座神圣清真寺看护人政府就一直为履行其宗教和历史责任对波斯尼亚给予政治、道义和物质支持。自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独立以来,沙特阿拉伯一直提供现金和实物援助,以及食品、救济物资和药物。我们自己人民当中设立了筹款委员会,迄今已经筹集5亿多里亚尔。许多伤病员已经被王国的医院所接纳。

在政治层面,两座神圣清真寺看护人还在所有国际和区域论坛与朋友们合作,以确保国际社会采取有效和迅速步骤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完整;其中首要的是通过1993年12月在吉达召开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外长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第1号决议。

然而,因为塞族领导人顽固地无视这些要求,并且蔑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威胁挑起一场世界大战,已经就这场悲剧通过了一些决议的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对付塞族的嚣张气焰和欺诈行径,一有松懈他们就表现如此。国际社会有责任充分履行它的义务,制止塞族对波斯尼亚人的血洗,按照《宪章》,维护波斯尼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使它能够收复被夺取的土地。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尽管属于欧洲性质,但已经成了一个国际问题。欧洲各国和美国应该同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合作,并严肃地争取制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冲突,以捍卫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安全和领土完整。为此,国际社会必须合作和团结行动,包括对塞族实行制裁,因为他们违反停火,阻止人道主义救济的运送,和消灭人类生命。因此,应该使用武力,以便加强制裁,实现我们的合法与和平的目标。

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因为相信必须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又因为波斯尼亚不断恶化的局势,已经举行特别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它们在所有的决议中重申波斯尼

亚—黑塞哥维那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请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履行它的责任。安全理事会第913(1994)号决议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这些要求是一致的,该决议重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在这方面提及安全理事会的责任。该决议还最强烈地谴责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继续进攻戈拉日德安全区,使军事人员和平民都遭到屠杀。安全理事会还决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继续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这方面,美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要求对波斯尼亚方面取消武器禁运。美国还求助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以便采取步骤,使波斯尼亚人民能够行使他们自卫的正当权利。

尽管塞族已保证停止军事行动,尊重停火,并以政治办法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仍然发现,塞族方面蔑视它所作的国际承诺,并再次对波斯尼亚的和平人民发起野蛮的进攻。这要求国际社会采取坚决的立场。国际社会必须对抗这些冒险主义分子和侵略者,以便制止他们,使武力的逻辑不会占上风。然后,它应该采用建设性对话,以恢复波斯尼亚人民被剥夺的权利。

因此,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充分发挥作用,以便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恢复正常,捍卫它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并使它的全部领土,在它的历史名称下恢复稳定。在这方面,我们要求采取果断步骤,包括根据《宪章》第七章使用武力。联合国有责任按照大会第47/121号决议,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完整。如果安全理事会不能按照《宪章》第二十四条履行它的职责,那么,就应该免除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作为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目前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的武器禁运,以便使它能够根据第五十一条行使其合法的自卫权利。

我相信,安全理事会将毫不犹豫地确立国际合法性的原则,而且,它定将努力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下的所有责任,以维持这一国际组织的信誉,并实现其和平与稳定的普遍目标。愿真主引导我们的会议走向正确与优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沙特阿拉伯国务大臣兼部长理事会成员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突尼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阿布杜拉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表示,我们非常感谢你愿意主持安全理事会的这次重要会议,许多杰出外长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参加这次会议。我们也要借此机会,向新西兰大使再次表示敬意,感谢他以其方式指导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戈拉日德的悲剧应该促使我们深刻地考虑现在和未来的国际行动,当事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时,它们急迫需要所有会员国有坚决的政治意愿。

虽然,对本组织过去几年的工作的评估说明成绩为主,在秘书长的《和平纲领》发表后,各国对维持和平重新产生了兴趣,但事实仍然是,联合国的维持和平作用可经过振兴而受益,以便使本组织能够毫不犹豫地、立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受的威胁作出反应。

使我们各国汇聚在这一普遍性机构中的《宪章》原则,必须优先于任何其他可能危害实现联合国崇高目标的考虑。

今天,戈拉日德和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悲剧在对世界良知大声疾呼。这明显是对一个会员国的侵略,对整个人民的生存的侵犯。

在这场悲剧以外,我们组织的未来和信誉也在这些动荡的时刻受到考验,紧张的温床正在世界各地蔓延。

在被国际社会承认为联合国的一个正式成员并庄严接受了这个地位所带来的责任和义务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甚至没有时间享有这个地位。相反,两年来在它的境内发生了有计划的残酷侵略,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受害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并发生了许多强奸事件。它的整个基础结构已被破坏,整座整座的城市遭到毁坏,历史遗迹被烧毁,宗教圣地也遭到亵渎。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与我们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希望建立的新的世界秩序不相称的恐怖惨景和画面。

除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遭遇的凄惨困境外,联合国本身也可能成为受害者。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大约50项决议--大部分都是根据第七章通过的--密集的外交活动、

实地派驻国际部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迅速提供空中保护和调动数以千计的人道主义和慈善组织都未能压制住塞尔维亚人的狂热行动。

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在其50年的历史上从未这样遭到非法民军的羞辱并受到牵制。如果这种情况深深印刻在继续仰赖的联合国所代表的理想的无数人民的心中的话,将会是十分不幸。要维护这个理想,就必须以坚定的意志来指导我们对付塞尔维亚的挑战的行动,因为用斯丹达尔的话来说就是,“允许自己被别人不受处罚地触犯就会失去一切”。

突尼斯这个致力于国际合法性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多次提醒各国注意塞尔维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侵略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了危险。宰因·阿比丁·本·阿里总统曾不断呼吁国际社会根据法律和公平的原则强制实行一项解决办法。突尼斯欢迎波斯尼亚穆斯林与克罗地亚人之间于3月18日达成的华盛顿协议,并希望这将使波斯尼亚社会的所有成员之间能够重建和平与和睦。

鉴于局势的悲剧性发展,安全理事会结束侵略和流血的唯一手段是促使它的各项决议得到无条件执行,因为时至今日,侵略者已经多次食言,对他们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凶恶计划,我们应该不再有任何疑问。

我们有权利问:在戈拉日德发生的这场悲剧是否会再次发生。难道俄罗斯联邦派往前南斯拉夫的特使维塔利·丘尔金先生本人未有谴责了塞尔维亚人不讲信用吗?难道不正是这些塞尔维亚人开动战争机器,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上进行无情的破坏,并大批杀害平民,它同时又给联合国谈判者以虚假的希望吗?

安全理事会现在必须保障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安全和完整。我指的是它所有得到承认的领土,而不只是六个安全区的安全和完整。联合国根据《宪章》应该承担的这项责任决不能推卸,而且对于以武力非法占领的领土不应有任何讨价还价。如果达到了这项条件,安全理事会将必须审查第713(1991)号决议的规定继续对波斯尼亚的适用性,以使它确保自己的安全和领土完整及其人民的生存。

出于合法自卫的原因而取消武器禁运的必要性属于《宪章》第51条规定的范

围。此外,侵略者从未因禁运而受损这一事实是禁运遭到质疑。对命运的一项嘲弄是,我们只是对被侵略者施行第713(1992)号决议,而侵略者手中却掌握着先进的武器,他们使用这些武器来威胁联合国和北约的部队。这事实上是一个保卫波斯尼亚或让它自卫的问题。正如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曾告诉安理会一样,将这两种选择都拒绝是不公平的。

我国代表团欢迎目的在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重新建立法律的任何认真的倡议,并对大西洋联盟为至少保护所有安全区的人的安全把作的决定寄予很大希望。我们希望,美国、俄罗斯、欧洲联盟和联合国不久前设立的接触小组将采取行动,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议。

我们热切希望伊斯兰会议组织将根据《宪章》第8章参加计划举行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问题。伊斯兰会议组织随时准备给予充分支持,并将它的努力与联合国和有关大国的努力结合在一起,以促进根据《宪章》的原则并在尊重法律和国际合法性的基础下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我国认为,任何解决办法必须考虑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合理愿望。要做到公正、可行和持久,解决这场危机的任何进程都必须保证实现以下目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独立、领土完整、主权和统一;塞尔维亚归还以武力夺取的所有领土;保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通往亚得里亚海和萨瓦河的主权出口;萨拉热窝城的完整性;使难民和被迫离乡背井的人回到家园;重建整个遭受破坏的基础结构并向人民提供赔偿;最后,确立有关执行和平协定和波斯尼亚今后安全的具有约束力的保障。

联合国现在必须表现出它坚定不移地决心赢回国际社会的尊敬和信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对我的赞扬。

下一位发言者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埃拉拉比(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新西兰卓越的努力和贵国出色地主持安全理事会工作向你表示感谢。我确信,你的真诚努力将使安

理会能够在处理摆在其面前的这一非常敏感问题时取得成果。还请允许我回顾我国代表团几天前就同样问题向安理会所作的发言,并强调在那篇发言中所采用的基调。

埃及人民和政府极为焦虑地注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埃及强调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原则以及充分声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埃及将不遗余力地为寻求该国局势持久和公平的解决作出贡献。

两天前,埃及庆祝了西奈解放和结束以色列占领周年日。这一纪念活动重申不允许以武力获得领土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全世界结束占领给这一重要的法律原则增加新的方面并使其具有新的普遍性。这一庆祝活动还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在全世界遵守这项原则并维护国际法,因为弱肉强食的时代已经过去。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迅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和不断恶化的局势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再仅仅是受到威胁。我们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国际问题,因为联合国的一个独立会员国遭到悍然的军事侵略,在这场侵略中,其大部分领土在被叫作"种族清洗"这个可恶的种族主义借口下被占领。这事实上是种族灭绝的赤裸裸表现,以便清除由此获得的领土上的人口,以及一个对其邻国占绝对军事优势的侵略国以武力吞并这些领土。

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了若干决议。但是,今天这个问题达到高潮,因为这里关系到安理会的信誉。这一信誉在国际社会的眼中已受到损害。侵略者现在不再满足于从事侵略。他正在违抗联合国本身。与此同时,安理会软弱无力,不能执行其决议。

这一危急的国际局势使我们感到吃惊,并迫使我们问:联合国在根据《宪章》的文字和精神执行国际法时是否使用统一标准;或者是否有双重标准。政策是否根据军队的规模和实力而改变?什么时候运用《宪章》,什么时候无视《宪章》?谁决定无视整个民族所遭受的悲剧,谁有权利选择安理会必须保护的国家?我国代表团想要知道,当局势已经如此危急,塞族挑战已达到顶点时,我们必须等待多久。

当大多数会员国看到安理会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时，它们感到有点迷惑不解。某些国家可能在对局势作了认真审查后推断，继续推行绥靖政策可能鼓励世界其他地区有侵略计划的国家利用这一局势，并试图完全采用同样方式执行其计划，完全不害怕国际社会。因此，如果安全理事会在问题面前退缩并拒绝采取行动，这将在全世界造成严重后果。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大部分领土被占领。无数平民被赶出家园，安理会自己指定的安全区不再安全。这些安全区实际上遭到侵犯。塞族侵略使戈拉日德陷于困境，毁坏了建筑和基础设施，甚至连医院和病人也不放过。威胁越来越大。塞族领导人说，如果对他们采取措施，他们还设想袭击联合国部队。

我们再也不能浪费时间。安理会采用的不彻底的折中办法和断断续续作出的反应经常来的太晚并且无济于事。相反，它们只是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因此，安理会今天必须负起责任并作出以下决定。

第一，有必要完全改变一项解决方法的概念。这要求安理会正视塞尔维亚人的搪塞和挑战。

第二，要求对塞尔维亚人采取集体安全行动，包括空袭，以迫使他们遵守先前的决议并确保遵守国际法。

第三，安理会必须决定解除甚至在波斯尼亚国家建立之前以及在它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之前由第713(1991)号决议所实行的不公正的武器禁运。

请允许我在这一方面简略地检查与这种对波斯尼亚政府继续实行的军事禁运的合法性有关的一些法律方面。

第一，安全理事会并不是在真空状态中行事。它并不是以自由决定的方式行事。它按照《宪章》行事。此外，第51条规定：

“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任何国际机构或组织，包括安全理事会本身都不得损害所有国家这一不可剥夺的自然或固有的权利。

第二,对波斯尼亚政府实行的武器禁运长时间以来被证明违背这一自然的权利。此外,按第51条规定,

"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

这一自卫权利可以适用并已经适用。显然,只要战斗、塞族人的侵略行为和野蛮暴行继续,安全理事会过去两年来可能通过的所有决议,将远不足以维持国际安全。此外,这是《宪章》的设想;因此它不能把这些决议当作不取消禁运的借口。

第三,安理会把侵略者和受害者处于同等地位。这违背了《宪章》的规定及最基本的正义原则。我们还必须记住,安理会所采取措施的合法性取决于它们符合《宪章》规定的程度。安理会的决定不能架于《宪章》之上。此外,正如第103条所规定:

"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义务应具优先。"

所以,对该问题的最后发言权显然属于《宪章》。这样,继续对波斯尼亚政府实行的军事禁运是可耻和不正义的,因为它完全违背《宪章》所规定的固有权利。因此,埃及政府呼吁立即取消禁运,以让各国单独和集体地向波斯尼亚政府提供支持和援助。

埃及代表团支持某些部长在此提到的旨在通过一项提交安理会的建议而取消禁运的作法。希望安理会将根据《宪章》的规定充分承担其责任,并将通过一项决议支持成为侵略受害者的该会员国,并希望它将决定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禁运,以让它行使其合法的自卫权利。否则,唯一的选择将是借助一次大会特别紧急会议,以便能够就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作出决定。

埃及代表团欢迎作为《宪章》第八章之下的一个区域组织的北约作出的对发出攻击的塞族军事阵地进行空袭的决定。该决定还设想进行威慑性袭击,以防止侵略扩大。这将向塞族人发出明确的信息,即国际社会将抗击侵略并恢复正常。

埃及代表团还支持我国正对之作出有效贡献的联合国保护部队的工作。埃及打

算一旦决定通过改变该部队的任务而给予扩展,就增加其在联保部队中的人员,以使它能够完成其适当的工作:保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平民--而不仅仅是为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提供支持。

埃及一直支持旨在寻求公正与和平解决的每一项努力。埃及还正有兴趣地考虑举行一次国际会议的设想,但是我们需铭记世界决不会容忍过去错误的重演。我们决不能让事态变质为象新的慕尼黑那样的灾难。因此,当举行一次国际和平会议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下列几点。

第一,选择与会者及职权范围的标准必须符合《宪章》的规定及国际法规则。这应包括不允许武力获取土地和不承认任何经侵略实现的这种获取。这是一项已确立的原则--史丁生原则--它自1930年代以来已成为国际政治词汇的一部分,那时是由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宣布的。

第二,需要在该会议范围内建议提出一项和平解决方案,它将符合《宪章》及安理会继伦敦会议活动之后通过的各项决议,以保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消除对日内瓦谈判产生的原则和提出供谈判的草案的任何怀疑。

此外,解决方案不应承认塞人通过武力而得到的获益。

第三,会议的工作应集中于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醒你们注意把根本问题化解为一些有关前南斯拉夫的次要问题所引起的陷井和危险。这会使国际注意力偏离主要问题,即制止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侵略并重新确立其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以确保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返回。

第四,国际社会必须确保通过有约束力的国际措施来实现这一计划。重要的是,伊斯兰国家的接触小组需参加该会议,参加联保部队的所有国家、前南斯拉夫的各继承国以及其他大国也必须参加。

第五,我们需要支持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

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该法庭迄今只是停顿不前而未作出足够积极的反应。我们必须向它提供必要的资源，因为一个残缺的法庭将表明国际社会面对对人类犯罪无动于衷，对抵销其消极后果无能为力。

整个世界今天都注视着作为问题解决的关键的安理会，当然条件是存在诚意。安理会必须承担《宪章》为其规定的角色，并以通过不会辜负成为受害者的人民的合理期望的决议而表明其决心。时间将说明一切，我们无法逃避明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哈米德·阿尔加比德先生，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尔加比德先生（以法语发言）：我很感谢有此机会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在安全理事会发言。

让我首先强调，我们很重视安理会旨在遏制和制止塞族侵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共和国的各项努力。我还愿告诉安理会，伊斯兰会议组织各国将继续随时准备为安理会在那块饱受战祸的土地上实现和平和正义的努力作出重大的建设性贡献。

伊斯兰会议组织一直敦促安全理事会利用其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拥有的各种选择，包括依照第四十二条使用武力，制止贝尔格莱德政权及其盟友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发动的破坏性战争。

今天，令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大多数联合国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决议，包括有关建立“安全区”的决议仍然是一纸空文。

以野蛮屠杀无辜平民为标志的塞族对戈拉日德镇进行的野蛮攻击，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无法确保安全区不受侵犯，攻击联保部队人员，夺取重型武器，把联合国人员扣为人质，简言之，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一贯模式都突出表明，必须对侵略者采取有力行动。但是，我们仍相信，旨在遏制侵略并作为惩罚措施的大规模空袭将制止这场冲突，并使其不会在塞尔维亚人一旦拒不遵守国际法规定的情况下向其他地区扩散。在这方面，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北约)在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范畴内最近作出的决定。安理会应该立即批准对塞族的指挥和通讯中心,弹药库和其他军事设施及基础结构进行空袭。

我们仍然认为,第713(1991)号决议不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而且目前对其维持的武器禁运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和大会有关决议。

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固有和不可剥夺的单独和集体自卫权,并请国际社会对该政府依第五十一条行使其权利予以最充分的合作和支持。

联合国无法帮助阻止塞族攻击戈拉日德这个事实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果我们要保持世界各国人民对集体安全概念这个《联合国宪章》基石的信心,我们就必须处理这些问题。

安全理事会必须特别对其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案中维持和平机制失败的真正原因进行评估。联合国现在应该进行认真和深入思考,以便找出问题,并采取恢复其决议的信誉所必需的各项措施。

当然,伊斯兰会议组织各成员国都随时准备为国际社会遏制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倾向的努力作出贡献,并将同所有其他国家一起努力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基于《联合国宪章》原则并符合国际法的更美好世界。

我要借此机会重申,一些伊斯兰会议组织国家已经提出愿提供人员供联保部队使用。这些部队的抵达和迅速部署会大大有助于恢复均衡和联保部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行动信誉,联保部队行动无论如何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

我们赞成和平解决波斯尼亚危机,并认为,为使调解尝试取得成功,必须把这种尝试建立在客观办法和具有国际合法性的必要措施基础上。因此,我们认为很难接受把塞族公然侵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描述成一场无法驾驭的内战。遗憾的是,有些调解尝试显然是以这样的前提为基础的,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已被打败,因此应该接受既成事实。有些人不反对侵略,反而谋求支持侵略并使以武力获取领土合法化。

由于伦敦会议的决定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仍在受到藐视，人们正在为恢复和平积极谋求新的办法。

我们欢迎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人上个月签署的《华盛顿协定》以及同克罗地亚共和国达成的邦联安排，毫无疑问，这是朝着全面政治解决方向迈出的积极一步。伊斯兰会议组织随时准备参与实现这种政治解决并为其作出建设性贡献。

桑贾克和科索沃人民的苦难也要求立即得到国际注意。安全理事会应该立即制定实际措施，以便在为时太晚之前向其居民提供国际保护。

还必须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加紧进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济努力。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将继续为波斯尼亚人民作出重大贡献。

最后，我要重申，伊斯兰会议组织随时准备对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努力予以最充分的合作和支持，以便制止塞族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侵略。

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对塞族战争机器公然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深感关切和愤慨。伊斯兰世界将继续极感兴趣地关注安全理事会为制止沉重压在文明世界良知上的这种可恶行径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尔加比德先生阁下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外交部长伊尔凡·尤布扬基奇先生阁下，我请他发言。

尤布扬基奇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担任本次重要会议的领导职务，并表明贵国对这一事务的关心。我们也感谢不结盟运动核心小组的所有努力和贡献。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当前事件的沾满血迹的帷幕常常遮盖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本质。请允许我提醒安理会这一本质。

在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内建立傀儡准国家是朝着塞尔维亚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迈出的第一个战术步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在欧洲各国建立了类似的傀儡准国家。如果法国对这样一个傀儡国家

的抵抗可被说成是内战，我们也可以把波斯尼亚的战争说成是内战。幸运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波斯尼亚的情况是塞尔维亚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其中使用了具体的法西斯手段：集中营、“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

国际社会有义务对这种纳粹主义作出反应。不幸的是，由于认为这是一场内战的错误观念，迄今为止的和平努力未能实现和平。国际社会缺乏决心造成了20多万平民的死亡。

我谨回顾现代欧洲的两条基本原则：对人权的尊重和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在过去两年里，这两条原则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遭到最野蛮的残踏。

只要欧洲违反了其自己的原则，世界就会目睹灾难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中立使得成百万无辜平民丧生。

因此，我们呼吁联合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采取果断措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和联合国最近发出的最后通牒表明了一旦国际社会表现出采取行动的决心和意志就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因此，我们想要强调下列各点。

第一，从安全区及其周围撤出塞尔维亚战争机器是最高的优先事项。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处理该战争机器使用的重型武器问题。我们要求把这些武器撤回塞尔维亚。把塞族武器从一个目标运往另一个目标的概念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根据第752(1992)号决议的规定必须有效撤出塞族武器。如果不把这一武器撤出，它就仍然是未来任何和平进程的一个破坏因素。

此外，我们要求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拥有的自卫权。因此，我们要求取消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事实上的非法武器禁运。我们波斯尼亚人正在捍卫普遍人权原则、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和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生活的权利。被阻止捍卫这样的价值是没有道理的。

摧毁或撤出塞族战争武器是波斯尼亚和平的必要条件。北约曾有机会摧毁它。令人遗憾的是，明石康先生未授权进行空袭，尽管进行空袭的所有条件已经满足。因此，他对如果他同意北约的请求可能被挽救的所有生命负有完全的道义责任。

第二，正如我们在萨拉热窝所看到的那样，武器中立化的过程可能成功。在萨拉热窝的9个区里，“非军事化”看来是可行的，因为它为该市的充分一体化和取消两年之久的对萨拉热窝的包围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冻结安全区的局势时我们绝不能允许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公民被实际上局限在贫民窟里，联合国在那里无意中将保障的不是对平民的保护，而是法西斯塞族政权的领土征服。

戈拉日德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贫民窟。

如果要求波斯尼亚人在其他安全区进行非军事化，这将导致建立更多的贫民窟和把手无寸铁的人民集中在小块地区。这只不过是变了样的集中营。

在目前侵略者同受害者之间如此巨大军事不平衡的情况下，和平谈判只不过是侵略者发号施令而已。

第三，和平进程必须基于两项重要原则：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以及扭转“种族清洗”--也就是归还以武力夺取的领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最近的事态发展使我们相信，和平进程能够并应当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最近有关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邦联的协定重申了这一方向的合法性。

第四，我们欢迎秘书长写给北约的信和北大西洋理事会最近作出的决定。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第913(1994)号决议要求从宣布戈拉日德为安全区的第824(1993)号决议所规定的戈拉日德安全区及其周围撤出塞族部队。因此，这不是一个3公里或20公里禁区的问题。必须按照第824(1993)号决议规定的戈拉日德安全区界线撤出塞族部队。联合国有义务确保根据第824(1993)号决议执行第913(1994)号决议，并且在谈判取得最后结果之前恢复塞族进攻之前存在的安全区的界线。安全区界线以内的塞族残余部队是对该地区平民的安全与生活的威胁。

第五，由美国，俄罗斯联邦，联合国和欧洲联盟新近组成的关于波斯尼亚问题的接触小组应当包括一名伊斯兰会议组织的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事态发展方面表现出了真正关注，并且它能够积极地影响和平进

程。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仍致力于一个多文化和多宗教的波斯尼亚。我们对任何积极倡导都表示欢迎,只要这些倡导是基于现有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并且与上述基本原则相一致。

最后,我谨强调指出,波斯尼亚是全球村庄的一个小的示例,国际社会有义务拯救它。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外交部长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希腊外交部长卡罗洛斯·帕普里亚斯先生阁下。我对他表示欢迎,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帕普里亚斯先生(希腊)(以希腊语发言,英文稿由代表团提供):我荣幸地代表欧洲联盟发言。我们在六天前在安理会的发言中强烈谴责了波斯尼亚塞族对戈拉日德的平民人口、人道主义救济工作人员和联合国人员进行的攻击,这公然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有关决议。我们还对这种局势对和平进程造成的后果表示了我们的关注,并呼吁立即和有效地执行停火协议。

我们对下述事实表示欢迎:在北大西洋理事会作出决定之后,戈拉日德的局势有所改善,并且波斯尼亚塞族目前已经根据与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明石康先生达成的协议撤出了其部队和武器。

我们呼吁各方实行最大限度的克制,并且充分尊重安全区的地位。我们尤其呼吁波斯尼亚塞族不要重新部署和使用他们从戈拉日德撤出的重型武器。敌对行动的继续不会使各方取得任何进展。它只能使达成一项协议变得更加困难,无辜平民人口的痛苦更加难以忍受。

我们已经呼吁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欧洲联盟、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加强外交努力,以确保其各项积极倡导的协调一致。特别是在此紧要关头,目标是为导致全面停止敌对行动与和平解决建立条件。各方进行有意义的谈判,在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在此方面，欧洲联盟关于武器禁运问题所持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欧洲联盟行动纲领为谈判解决和持久和平提供了唯一恰当的基础。

如果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不具备执行其使命的必要手段的话，和平进程的任何进展都是毫无意义的。联保部队目前在波斯尼亚发挥着多重作用。对包括萨拉热窝周围及波斯尼亚中部和南部停火安排的监督在其原有的人道主义任务之外又增加了一个相当重的负担。

在此方面，我们对今天通过的关于加强联保部队的第914(1994)号决议表示欢迎。目前，联合国部队必须得到执行其任务所需的人员，我们呼吁各会员国毫不迟疑地对此需求作出反应。

我们谨借此机会再一次对秘书长、他的特别代表、两位共同主席和联保部队的男女官兵及致力于向平民人口提供人道主义救济的其它组织表示我们的支持。

欧洲联盟自从前南斯拉夫危机开始以来，就一直走在促进和平和减轻平民人口痛苦的前列。欧洲联盟成员为联保部队提供了大部分兵力，其发挥的作用是宝贵的。我们率先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这对难民和平民人口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决心继续协助各方为当前危机寻求解决方案。我们只能重申我们向它们发出的呼吁，不要错过又一次机会，并且为了和平应巩固目前获得的势头。

萨明先生(阿曼)(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允许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就你担任讨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安理会本次会议的主席向你致以衷心感谢和祝贺。我们相信，你的闻名的外交才干和能力将充实此次辩论，并使我们的审议取得圆满成功。

我们还要借此机会，向伊斯兰会议组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接触小组外长们表示热烈和亲切地欢迎，感谢他们参加今天的辩论和作出的努力。毫无疑问，这样高级代表的出席，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对讨论中的这一项目所给予的优先地位。此外，这也积极地证明这些国家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其他成员国渴望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尽快找到和平解决办法的努力作出贡献。

两年多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这一享有联合国会员国地位的国际社会成员,受到塞族空前的侵略,这一侵略的规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罕见的。塞族挑衅性地不断发起攻击,犯下了无数的暴行,其中包括对平民人口令人发指的屠杀和拘留。它们的罪行包括从有系统地进行“种族清洗”大规模强奸、包围城镇、扼杀安全区、阻止人道主义救济车队、直至公然蔑视联合国在这一地区的权威。后一行为已导致一些联合国人员被杀害或拘留。

我们完全认为,使用武力和侵占别国的土地,并非解决冲突的最好办法。真正的和平只有在根据国际法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建设性对话的和平手段实现。我们还相信,这样的努力是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为和平奠定根基的基础。

在这一基础上,我国欢迎旨在建立和平的一切努力倡议,从1992年的伦敦会议和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上所采取的各项倡议,到1994年3月18日签署的华盛顿协定。我国还全心全意地支持欧洲各国政府、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国家联合体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所作的努力。我们希望这些努力能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成功。

尽管有这些努力,尽管前南斯拉夫领土上某些方面具有和平的愿望,但我们还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塞族仍然不愿意考虑任何和平解决办法,并在设法拖延。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拒绝塞族继续侵略和实际上用武力并吞土地的政策。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和平谈判应主要是寻求和平的工具,而不是进行种族灭绝和拖延的手段。我们还希望塞族最终能够认识到,接受和平倡议是它们被各国接受和欢迎其重返国际社会的唯一途径。

在萨拉热窝市场大屠杀事件后,安理会讨论塞族围困萨拉热窝问题的公开辩论中,我国代表团对向塞族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它们把重型武器撤离市中心20公里以外表示关注。我们当时指出,仅仅撤走这些武器,可能让塞族用这些武器来进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各地其他安全区中的无辜平民。遗憾的是,最近发生在戈拉日德的事件,证明这些关注是有道理的。我们认为,鉴于目前塞族的顽固态度,把萨

拉热窝的模式扩大到其他安全区,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除非把塞族的重型武器置于联合国的严格监督下,而且,如果有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情况,就允许北约履行其义务。

我国政府虽然欢迎联合国和北约在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和平创造适当条件方面的作用,但在目睹该地区,特别是戈拉日德最近的事态发展之后,我国政府已得出结论:联合国保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和他们的主权及领土完整的能力是不足的。在这种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我国重申我们主张取消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独立和加入联合国前对它实行的武器禁运的立场。

最后,我国代表团强调国际社会在保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通过取消对防御性武器的禁运,让他们能够自卫方面的责任的重要性。我们感到乐观,在这一问题上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将得到国际支持,并最终迫使塞族遵守所有的国际决议。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召开一次旨在该地区实现正义和公正的和平的国际和平会议的任何倡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曼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沃龙佐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高兴地看到你这位新西兰外交部长主持安理会今天的审议。我国代表团还欢迎参加今天会议的其他各位外交部长。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戈拉日德周围的局势已恢复正常,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方面也已履行了它的义务,从而为我们创造了有利时机,以便将目前事态的重心移向进行政治努力,以迅速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危机。叶利钦总统提出的在俄国、美国、欧洲联盟和联合国之间举行一次首脑会议的倡议目的在于实现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目前的情况仍然十分复杂,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应该让军事措施给我们的主要方向罩上阴影,即实现政治解决。我们期望波斯尼亚各方和与我们一道寻求解决这场危机的各方将积极地一道从事这个进程,在目前把他们的努力集中

在以下几项任务方面:

- 第一,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加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安全区体系;我在后面将详细谈论这个问题。

- 第二,使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尽快就全面和永久停火和中止所有敌对行动签署无条件地协议。在这个问题上,冲突各方应该清楚认识到,国际社会再也不会纵容挑衅和野蛮的报复,因为这种作法都是对联合国的挑战;

- 第三,实现全面政治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这项解决方案要考虑到居住在这个领土上的所有人的合法利益和平等地位。我们认为,建立一个穆斯林-克罗地亚人联邦并非对有关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的未来的决定作预先判断。有关领土划界的问题也应该根据以前确定的标准加以解决,而且只应在谈判桌上解决。当然,政治协议应该充分确定波斯尼亚问题的所有人道主义方面;

- 第四,在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方面取得切实进展的同时必须适当减轻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进行的制裁。

我们认为,目前需要的是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特别代表、俄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外交部长以及欧洲联盟都在联合国的参与下作出积极的努力。设立一个由这些成员组成的接触小组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所有这一切都应该为早日举行一次首脑会议讨论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问题打下基础。

我们还要明确指出,在目前情况下要求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显然与我们为政治解决危机而作的努力相矛盾,这只会引起各方的连锁反应,使战争急剧升级。这个步骤会导致局势的严重恶化,给和平的平民造成更多的流血和痛苦,使他们丧生。

此外,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边境以外爆发一场更大冲突的机会将大大增加。邻国也有可能直接卷入。部署在这个地区的联合国会员国的部队的安全也将受到威胁,更不用说所有联合国行动都将遭到破坏。这种事态变化将扭转目前正在出现的为实现迅速解决这个问题联合所有外交努力的趋势。

我国代表团已一再提请注意秘书长在他的报告(S/1994/291和S/1994/300)中就需要修改安全区的概念的问题提出的重要建议。安全区的地位现在经常被滥用。这样,正如秘书长在这些报告中表示的那样,他认为,这项审查将包括双方按照他们必须同意的条件使这些安全区完全实现非军事化。这些条件是,保证行动自由、将重型武器置予控制之下或将其撤走,以及广泛部署联合国部队。

在目前情况下,并考虑到安全理事会在萨拉热窝和戈拉日德情况中吸取的经验,俄国代表团认为,确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安全区体系性质的问题便变得非常适时和迫切。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联合国保护部队与有关各方一道应该被交付确定每个安全区的体系和边界的任务。还必须中止一切敌对行动,各方必须商定今后的边界。

重要的是,应该在这些地区部署联合国部队,并确保他们的绝对安全和行动不受限制。

尊重安全区地位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它们的非军事化。为了执行实现这一目标所要求的任务,可以设立三方工作小组。

有必要确保将重型武器置于控制之下或将它们撤离分界线。联合国部队还必须掌握有关雷区的情况,必须在联合国监督下在商定的时间内清除地雷。

在安全区,必须根据商定的时间表保证不受阻碍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确保平民的自由和不受阻碍地迁移。必须在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交换战俘。

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应毫不拖延地开始工作,从而肩负起确定安全区制度的责任。

清楚的是,执行这些任务将要求在联合国部队努力的配合下与各方进行适当的谈判。在这一方面,俄罗斯代表团高度赞扬今天上午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914(1994)号决议,这项决议批准增加联保部队人员。

俄罗斯准备非常积极地与有关各方合作,以便迅速达成一项解决方法,并在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和整个前南斯拉夫建立持久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俄罗斯联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奥尔埃耶先生(吉布提)(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要借此机会热烈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审议并对你的参加表示赞赏。我们还要向伊斯兰会议组织接触小组的部长们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表示热烈欢迎,并且强烈地赞同他们在这个有关波斯尼亚的严重问题上所作的值得赞扬的努力。我们认为,他们不仅代表世界穆斯林讲话,而且代表对这一可恶的冲突持续进行感到愤怒的所有善良的人民讲话。

我们听到各位代表对波斯尼亚事态发展的速度和性质表示深刻和非常可以理解的沮丧。现在--自敌对行动开始以来已通过大约50项安理会决议--我们继续目睹赤裸裸的侵略、“种族清洗”、公开对抗联合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以及粗暴违反人道主义权利的种种情景。

当然,我们基本关心的是波斯尼亚全面局势,其中戈拉日德和安全区问题只是最近的、最突出的问题。安全区概念在根据第824(1993)和第836(1993)号决议形成时,并没有打算是永久性的。鉴于对毫无自卫能力和无辜的平民犯下的不人道的严重罪行,国际社会认为有必要保护战略飞地免受这种恐怖,以便为逃离的人民提供一个出口---一个安全区。

人们只要想象一下数千名逃难平民走投无路,在农村彷徨的情景就可以认识到,如果没有这些临时收容站,波斯尼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这些收容站仅此而已--临时平民区--与此同时进行了努力以实现全面停火并公正地政治解决整个冲突。并没有打算让安全区具有永久特点,作为解决进程中的单独实体加以谈判。因此,任何出于不同于第824(1993)和第836(1993)号决议中已经载有的原因重新集中考虑安全区的新倡议必须从这一角度加以审议。

事实上,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首要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波斯尼亚现实的、整体的和公平的分布,使所有各方能够在和平安全中生活,保持领土完整、行动自由、当然还有经济生产力和潜力。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正如两个主要西方国家领导人所说的那样,塞尔维亚人有必要作出领土让步。任意划分波斯尼亚使任何

一方处于被削弱的、得不到支持的、不能防御的地位，这完全是一项灾难性方案，这是一项在不远的将来导致敌对行动重新开始的方案。

这种沮丧也是这场冲突许多方面之间过于谨慎的磋商速度的结果。作出决定需要很长时间，执行这些决定甚至更缓慢。我们认为，这已成为向塞尔维亚人发出错误信号的决定性因素，使他们有宝贵的时间加紧侵略，认为任何解决方法将接受地面局势为已知的事实。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适当的借口，例如目前的“穆斯林的挑衅”这样的“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我们开始听到塞族对预计在其他安全区的“穆斯林的挑衅”的报复，所以如果其他安全区很快爆发战斗，人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如果塞尔维亚人重复“戈拉日德模式”，我们将再次看到对基本上毫无防御的城市、其医院和难民中心的蓄意炮轰，所有这一切完全是战争罪行。人们当然希望，开始战争罪行法庭的工作的努力将重新强有力地进行，从而至少停止无情的种族灭绝，并起诉那些对犯下这些公然和令人发指的罪行负责的人。

如果所有各方打算达成公平和持久的解决，紧迫需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回到谈判桌上来。在这之前，国际社会--特别是北约及其空中力量--必须向塞尔维亚人有力地表明，继续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将不被容忍，实际上将遭到报复。正如我们上星期所说的，我们欢迎北约空军参加这场冲突如果这件事情做得令人信服，可能影响事态发展。我们曾经希望并继续希望，只要塞尔维亚人继续违抗，联保部队就果断使用这一武力。如果我们要有效地发挥我们的作用，联合国和北约需要保持可信的形象。联保部队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它面临危险的挑衅和极其困难的条件，无私地、继续地努力援助被包围的戈拉日德和波斯尼亚人民。我们再次向联保部队成员表示感谢。

在实现有效停火和进行具体谈判之前，我国代表团认为以考虑放松经济禁运来奖赏塞尔维亚是完全不妥当的，因为塞尔维亚的军事参与是不容置疑的。有充分的理由加强经济禁运。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波斯尼亚的目前局势是由于根据第713(1991)号决议对该国政府实行完全不公正的武器禁运所造成的。我们一再看到武器禁运所造成的完全有选择性的影响：塞尔维亚人拥有防空导弹、坦克、飞机、直升飞机、重型大炮和精良的弹药设备，他们肆无忌惮地向全世界炫耀这些武器。如果出于任何原因国际社会防止塞族滥用这种不公平优势的决心进一步动摇的话，我们继续强迫波斯尼亚政府在其双手被反绑的情况下自卫就不太光采了。必须免除第713(1991)号决议对波斯尼亚政府的约束。除非这样，否则这场冲突变成，并且已经变成一场有众多参加者的冲突，所有参加者对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命运负有重大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吉布提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以新西兰外交和贸易部长的身份发言。

我有幸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并听取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的一些我的部长级同事的发言。新西兰了解伊斯兰会议组织及其成员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局势的特别关注。我们欢迎这种关注，并相信将找到一种方法来确保在国际谈判进程中充分考虑到该组织所代表的观点。

不到一星期以前，安全理事会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局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辩论。在自那时起的几天中，我们再次看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以充分的决心和权威，能够改变仅仅在一星期以前似乎是一种绝望的局势。

新西兰是安全理事会中那些一年来一直认为波斯尼亚塞族只有在国际社会表明将以武力支持谈判进程时才会认真进行谈判的成员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决支持第836(1993)号决议，以及为什么我们自那时起一直坚持认为空袭可起到积极作用。

今年2月，面对向萨拉热窝进行的最令人发指的袭击，联合国成员国达到了准备考虑在安全理事会授权之下使用武力的关头，因为违抗安理会决议者表明自己对任何其它形式的劝诱和压力无动于衷。上星期，我们看到强有力决心的积极影响的又一体现。对北大西洋理事会应秘书长的请求作出的有关制止对戈拉日德的袭击的决

定的反应，同今年2月萨拉热窝事件一样，表明第836(1993)号决议的基本判断是正确的。

使用武力本身并不可取。它必须是确立持久和平解决的基础的一部分。我们在今天早些时候通过了一项决议，它终于在可信的基础上建立了波斯尼亚和平基础的第二部分--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存在。通过授权增加联保部队人员的规模，我们不仅为联合国完成其被交付的任务提供了资源，而且还向塞族人发出了以政治承诺支持决议文字的明确信息。

实现波斯尼亚和平的基础的第三个关键部分，就是加速涉及有关各方的全面的谈判。我们欢迎近几天所采取的对谈判进程提供新的能量的步骤。关键是国际社会要以始终如一和坚定的声音讲话。不这样做将招致误解，并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本次辩论中的一些发言者提到安全理事会1991年9月对前南斯拉夫实行的武器禁运。我国政府仍然关注的是，任何取消禁运的决定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并会实际上直接损害这种步骤可能旨在帮助的人的利益。塞尔维亚陆军是该地区最强大的军队。很难想象它面对安全理事会的这种决定会变得顺从。也不会有任何保障来确保武器会到达其适当的目的地。新西兰不认为加强任何敌对一方的火力本身有助于解决这场不幸的冲突。最主要的是，我们认为它会从此永远摧毁通过谈判实现全面和平的任何前景。联合国实际上等于放弃该问题，让它通过战争来解决。

正如我们一年前所讲的那样，安理会在某一点上可能必须承认谈判解决无法实现，并引起相应的后果。但这将是一种绝望的意见，把更多的人投入战争的屠杀。北约终于开始表现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与其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国家和新西兰在内的友邦一道长期要求的那种决心。我们认为，现在不是作这种选择的时候。

我现在恢复我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下一位发言者是加拿大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u>佛雷谢特夫人</u>(加拿大)(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

会4月份的主席，并感谢你的前任默里梅大使在3月份的坚强领导。你在一个动荡的月份中接替了主席职务，我们赞赏你为向直接受安理会决定影响的会员国通报情况并与之协商所进行的努力。我们对你关于同提供部队的国家举行一些协商会议的倡议尤其感到高兴。

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的不幸局势继续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这一点从安全理事会在上次这类会议之后的几天内举行的本次第二轮关于该问题的辩论中可以看出，这一次是在伊斯兰会议组织接触小组各国部长出席的情况下进行辩论。

我们再次看到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又一次对戈拉日德人民进行的毫无道理的袭击。加拿大人民对这种事件感到震惊和愤慨。在4月21日举行的议会紧急辩论中，各党派成员表示支持国际社会的积极行动。

加拿大作为北约成员，对秘书长关于必要时以空袭促成对安全理事会所确立的安全区的尊重的要求，作出迅速和积极的反应。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波斯尼亚塞族人遵从了北约的最后通牒，而从戈拉日德撤走。对于联合国和北约强迫执行其关于戈拉日德和其他安全区的决定的决心，是无可置疑的。如果波斯尼亚塞族重新对这些地区进行攻击，他们将自食恶果。在这方面，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为联合国与北约之间的合作所确立的程序正在顺利有效地运作。

我国政府对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其他地区出现进一步战斗的可能性感到关注。我们重申，我们要求各方放弃军事选择，并争取通过谈判实现将为该地区带来永久和平的解决。

在戈拉日德和波斯尼亚其他地区犯下的罪行决不能不受惩罚。那些对蓄意攻击平民、医院和难民中心而违反各项国际法准则负责者必须在为此目的成立的国际法庭面前为其行为负责。

(以英语发言)

今年2月在萨拉热窝周围停止敌对行动所造成的势头，在政治一级产生了实际可

观的结果。我们必须在下一阶段的谈判进程中扩大这一成果。在这一方面,克罗地亚-波斯尼亚联邦的成立以及仍在克罗地亚生效的政府与克罗地亚塞族人之间的停火是主要的成就。

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几个月来在推动谈判进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俄罗斯联邦和美国,正与欧洲联盟和联合国一道进行新的联合努力,以恢复有关在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及前南斯拉夫全境实现全面解决的谈判。

主要部队提供国的代表成为帮助结束前南斯拉夫冲突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对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成功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要使各方相信谋求军事目标徒劳无益,只能导致进一步人命损失和政治僵局,这种协调一致的办法就至关重要。现在首要的是,各方都必须为在此动乱区域重建和平亲自作出坚定的政治承诺。必须成为各方驱动力的和平目标只能通过他们彼此达成公正和持久协议才能实现。这将最终使公民得以恢复正常生活,并开始努力重建经济。

遵循这一和平逻辑,加拿大政府仍然反对解除依第713(1991)和727(1992)号决议实行的武器禁运。

我们要祝贺秘书长特别代表明石康先生、德拉普索将军和罗斯将军,他们同在整个领土部署为联保部队和各人道主义组织工作的几千名男男女女一样,具有困难和敏感的任务,并正在以堪称楷模的方式执行这项任务。

我们必须给予联保部队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所需的资源和灵活性。因此,令我们高兴的是,今天上午安理会所有成员藉通过第914(1994)号决议,能够授权增加联保部队人员水平。随着实地停火数量的增加,现在必不可少和紧要的是使联保部队能够履行赋予它日益沉重的任务。

正如各位成员所知,加拿大曾在三月份决定把其在联保部队中的存在再保留六个月。一些会员国最近已向联保部队提供增援。我们请其它联合国会员国考虑采取同样行动的可能性。

加拿大政府还在人道主义领域继续进行努力,并将在条件允许时参加波斯尼亚的重建努力。

今天,我们又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让我们利用几天来发生的事件,努力给这场可怕的冲突写下最后一章。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加拿大代表对我和新西兰常驻代表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印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安赛里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为本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亲自担任主席。

印度政府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持续不断感到严重关切。屠杀无辜平民、有系统地奸污妇女和“种族清洗”作法都是应受谴责和不能接受的。它们都令整个国际社会感到憎恶,我们对此表示坚决谴责,而无论哪方负有责任。我们对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武装侵略、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特别关切。践踏受联合国保护的安全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特别应受到谴责。

由于不断违反安全理事会各项决定和破坏交战各方通过调解人、各国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区域和国际组织斡旋而达成的协议,冲突仍在继续。在执行这些决定和协议过程中一再表现出缺乏诚意,并使联合国在过去三年期间为结束流血和暴力所作的持续努力变成无效。

我们重申,谋求军事解决是徒劳无益和违背自己利益的。绝不允许拥有通过侵略获得的成果。必须通过谈判进程达成各方均可接受的政治解决。任何今后的解决办法都必须明显合理并为所有有关三族所接受。这是确保和平将在实地维持下去的唯一实际办法。

当务之急是确保立即恢复旨在达成各方均可接受的政治解决的对话和谈判进程。这种政治对话可以在包括国际会议在内的任何机构主持下进行,根据叶尔钦总统和密特朗总统最近提出的建议和欧洲联盟的建议,国际会议可能又得到了新的延续生命的机会。我们欢迎可以为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不可逆转的政治进程提

供便利的所有提议。

在结束以前，让我表明，我国代表团遗憾地注意到今天下午一个代表团毫无正当理由地提到我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印度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瑞典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萨兰德尔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主持本次会议。

这是瑞典几天来第二次在安理会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时发言。这一次，令我们高兴地是，已终于决定向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增派部队。还令我们感到宽慰的是，戈拉日德市内及周围地区的恐怖现在似乎已经结束。联合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协调一致的果断行动已取得成果。

基廷先生（新西兰）主持会议。

我们现在敦促能够为此行动向联保部队提供必要部队和物资支助的会员国采取这一行动。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如果由于缺乏部队和其他资源而丧失和平势头，那么这将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带来灾难并给国际社会造成破坏。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特别向部队指挥官和联保部队人员，并向秘书长特别代表致敬，他们作出了不懈和奉献精神的努力。

联合国应该同北约组织合作，保持其坚定立场。必须制定一项包括可能使用空中力量在内的有关保护剩余安全区的连贯和有效战略。该战略必须同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乃至整个前南斯拉夫冲突的全盘计划联系在一起。

有关安全区的各项计划，联合国部队今后作用的总战略以及协调一致的解决冲突的国际努力：这些就是瑞典非常关心的所有领域，我们完全支持旨在制定这些方面的各项努力。我们认为，我们在图兹拉的驻留，我们向联保部队提供了相当多的部队并在人道主义领域作出大量承诺，这些都应成为我们参与这些努力规划工作的正当理由。

在上星期的发言中,我们曾强调必须统一国际社会对各方施加的政治压力,我们还对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的提议表示欢迎。自那时以来,为促进谈判已经建立一个新的协调机制。我们对这个事态发展表示欢迎。

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实施的制裁绝不能取消,直到消除制裁的条件满足为止。

此外,我们认为,部分取消武器禁运无助于冲突的解决。相反,我们会面临冲突升级的风险,而冲突无法在战场上解决。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会议早先作出的决定,我现在请德拉戈米尔·乔基奇大使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乔基奇先生(以英语发言):不到一星期以前我曾有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发言,阐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对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观点。当时有人说安全理事会再次处于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极其悲惨局势的紧要关头。它要么走上和平之路,为实现全面谈判解决而努力,要么选择使战争升级,造成无法预见的后果。

在这个关键阶段,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确实必须竭尽全力协助谈判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悲惨和复杂的内战。出于任何冲动试图以外来军事干涉、惩罚性空袭或取消武器禁运来解决这场冲突只会导致战争无法控制的升级。

安全理事会曾多次有人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不能以军事手段解决。因此,令人震惊的是今天的辩论中居然还有人抱着可以用这种方法实现解决的幻想。内战中没有胜者,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希望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追求这样的目标只会造成进一步的痛苦和苦难。正如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从冲突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只能通过谈判达成的全面的解决方法才能实现和平,这种方法要在平等基础上考虑到该国三个民族的切身利益。

在此非常微妙和动荡的阶段,安全理事会应当抵制某些代表团的企图,这些代表团想利用它作为达到宣传目的的跳板,借以满足国内政治需要。这种作法无助于迅速停止敌对行动。

现在必须把全部努力集中于在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现全面的停火。只有在不影响最后政治解决的情况下紧急和无条件停止所有敌对行动，才能为恢复和平进程和重开谈判铺平道路。

波斯尼亚塞族一向表示愿意进行认真谈判和接受痛苦的妥协，以便实现公平和持久的政治解决。为了取得这样的结果，其他方面必须以同样态度进行谈判。

在1993年底和今年初，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接受了欧洲联盟的行动计划，作为解决冲突的基础。不幸的是，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受到了国际社会某些有影响人物偏袒一方立场的鼓励，拒绝了这一和平机会并选择了战争。他们为了引诱波斯尼亚塞族进行报复不断进行挑衅，谋求挑起外来军事干涉。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将继续不遗余力地为冲突的和平和公正解决并为结束这场悲惨战争作出贡献。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及其两个共和国的领导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全过程中努力寻找和平解决方法，并尽其所能对波斯尼亚塞族施加影响，以作出痛苦的妥协和让步。

南斯拉夫欢迎本周初为恢复和平进程和联合国、欧洲联盟、俄罗斯联邦和美国积极参与寻找持久和公正解决方法再次作出的努力。新成立的接触小组的活动可以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某些国家对以和平手段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倡议的保留意见和坚持对波斯尼亚塞族进行威胁和采取惩罚性措施令人感到极为担忧。

不要幻想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方法可以是对一方施加无穷的压力、进行威胁和发出最后通牒，而同时却以容忍的态度对待其他方面，特别是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对进行认真谈判和表明其真实立场的抵制。除非在平等基础上对待各方，否则谈判不会成功。

今天的辩论中不幸重复提出的关于取消对波斯尼亚穆斯林一方的武器禁运和对波斯尼亚塞族进行空袭的疯狂的呼吁令人极为担忧。正如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多次指出，波斯尼亚到处是武器，更多的武器只会助长冲突并造成军备竞赛，导致甚

至更大的牺牲和破坏。假定取消对交战一方的武器禁运能够导致敌对行动的停止是荒唐的。更多的武器始终意味着更多的战争和更多的受害者。

众所周知，尽管有着武器禁运，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和波斯尼亚克族经常获得进攻性武器的供应，并得到雇佣军的协助。这无助于和平解决。把更多的武器运进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只会点燃巴尔干火药桶，并必然会把战争的火焰扩大到整个区域，可能更远。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内部、种族间和宗教冲突的复杂性质及其深远的历史根源和基本原因使之有必要确保以前曾占领前南斯拉夫领土的国家或任何邻国都不派部队参加维持和平努力。

尽管应当称赞的是，联合国迄今尊重了实地局势所具有的历史敏感性，但的确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维持和平的这些基本原则现在已经被放弃，并且联合国已经屈从于要在联保部队中加入一支土耳其军队的压力。将土耳其部队派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决定不仅违背了减缓该地区局势的利益，而且会对冲突的升级产生直接影响；这与为实现持久和平和结束冲突所作的各种努力是背道而驰的。

那些仅仅处于宗教和偏见深重以及党派理由而选择其立场并因此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中决定其态度的人对和平进程是不能作出有益贡献的。伊斯兰会议组织非但未使冲突平静并结束敌对行动作出努力，而是以其片面的和主观的立场将其自身排除在作为任何论坛的可能的公正调停人和参加者的行例之外；而这些论坛是为了加速进行和平谈判而设立的。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坚决拒绝今天辩论中对它进行的未经证实的各种指责和指控。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一些不结盟国家严重偏离了不结盟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它们不是敦促使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这正是不结盟的意义所在，而是公开呼吁最强大的军事联盟对不结盟运动的创始成员进行军事干预。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对前南斯拉夫的战争的爆发或继续都没有责任。责任在于那些鼓励并承认各分离共和国进行的违反宪法的分裂的国家和那些支持追求军事选

择的国家。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的是挪威代表。我请他在安理厅议席就座并开始发言。

廉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您主持这次重要会议。我也愿对今天下午早些时候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外长们和各位代表的出席表示确认和欢迎,并且向他们保证,他们今天在此所表达的深切的关注是一个大家所共同的关注。

我国政府对今天通过的关于加强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第914(1994)号决议表示支持。挪威已经是联保部队的一个较大的部队提供国。作为对在前南斯拉夫增加额外人员以开展工作的要求的响应,挪威现在正考虑增加其在图兹拉地区的部队人数。我国政府的目标是,如果得到议会批准,将于今年8月1日前提供一支由370人组成的后勤营。

鉴于挪威目前在图兹拉地区参加联保部队的情况,挪威对图兹拉机场及其周围的局势表示关注;该机场由于波斯尼亚塞族武装的炮轰至今仍然关闭。这种炮轰对图兹拉安全区的平民人口和该地区联合国部队构成了经常的危险。这种持续不断的进攻还阻碍了通过图兹拉机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向联合国人员提供的供给。这种状况不能再这样不受惩罚地继续下去。图兹拉机场必须重新开放,并且必须保证其安全运行。因此,挪威完全支持安全理事会在确保联保部队安全及其在整个行动地区内行动自由所表现的决心。

我国政府对戈拉日德安全区以内和周围局势的发展深感不安;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在那里针对平民目标进行了在肆意攻击,置实现停火的国际努力和它们自己作出的将停止这种攻势的保证于不顾。这种行为明显违背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并且再次违反了文明行为的基本准则。此种违背行为已经成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特点。戈拉日德的局势在挪威引起广泛注意,因为在戈拉日德参加联保部队撤离行动的挪威医疗小组亲眼目睹了无辜平民人口所遭受的令人恐惧的痛苦。对戈拉日德的

平民和联合国目标发起的进攻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北大西洋理事会决定对联合国秘书长就戈拉日德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他安全区提出的请求作出积极反应。我们与这项决定也有着联系。挪威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的一个成员理所当然地充分地致力于北约组织4月22日的决定,毫无疑问,在必要时这些决定将得到执行。

国际社会为前南斯拉夫危机寻求一项和平解决方案所共同作出的政治努力具有至关重要性。因此,挪威欢迎在伦敦建立一个接触小组,由联合国、欧洲联盟、美国和俄罗斯联邦参加。我国政府认为,创建这一小组能够加强实现和平的国际努力的一致性,从而提高使冲突获得政治解决的可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的确,挪威继续认为,只有通过政治而不是军事手段才能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现持久和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对解除对前南斯拉夫的武器禁运的原因。战争的升级只会意味着更大痛苦和生命的损失。这对该地区、联合国部队、谈判进程以及人道主义救济工作都会造成严重后果;而许多人的生存则完全依靠上述各项工作。我们敦促所有方面停止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并回到谈判桌。

在国际社会的持续努力中,支持联合国、秘书长、他的特别代表明石康先生以及两位联席主席斯托尔滕伯格先生和欧文勋爵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通过对他们的行动也给予支持我们才能够希望最大可能的实现停止敌对行动并达成一项公正、谈判的解决方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挪威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克罗地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德罗布尼亚克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极其高兴,今天安全理事会辩论这一问题。有人会说,这方面说过的话已经太多了。但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迄今没有足够的行动扭转塞族的侵略及其无法被人接受的后果。

我们特别高兴,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的外长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外长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们赞扬新西兰外交部长唐纳克·麦金农先生阁下对为这一地区的冲

突找到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的承诺，他今天主持安理会也是这种承诺的见证。我国代表团也感谢你，科林·基廷大使和你的代表团的其他成员。

如此之多的会员国政府的高级代表的出席，一方面说明该地区局势的紧迫性，另一方面也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即他们的承诺将使这场危机得到必要的公正结束。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强调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的意见在这场冲突和和平进程的这一关键性阶段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我国代表团在星期四的安全理事会的辩论中，要求由一名伊斯兰会议组织的高级代表参加寻找该区域冲突政治解决办法的进程。

克罗地亚政府一贯争取该地区冲突的政治解决，我们支持所有对我国和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公正的国际调解，这不是偶然的。我们过去，而且现在仍然真诚地相信，战争和暴力不可能是前南斯拉夫地区危机的解决办法。

然而，国际调解也会有它自身的限制。它仅仅在克罗地亚实现了一种脆弱的和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与人们期望的结果相去甚远。该地区缺乏所期待的进展是国际社会不能找到适当的力量平衡，以配合国际社会政治调解的努力的一种结果。

只要这种不平衡的状况继续存在，我国政府就将支持对目前正在联邦协定的架构内组成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克罗地亚共和国取消武器禁运，因为，只有双方参加，才能实现所期望的平衡。光靠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可能无法实现所期望的这种平衡。我们必须指出，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加上南斯拉夫军队，构成欧洲第四大军队所剩势力的联合体，对力量平衡作有限的调整，可能只会触发更多的战争，主要使弱者一方受害。然而，取消武器禁运不能按战争的逻辑行事。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强调，取消武器禁运并不象有人强调的那样，会在所有情况下促成战争。具体地说，在一方面拥有压倒性火力的情况下而发生暴力时，如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情况，取消武器禁运将有助于结束战争。因此而带来的平衡将促进以非暴力的方式寻求公正和持久的政治解决办法。

相反，第713(1991)号决议所实行的武器禁运，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

维那,都没有给我们带来预期的政治结果,并没有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战争有任何减少。恰恰相反,塞族方面继续利用他们占压倒性优势的火力,尽可能多地夺取领土,同时把不公正和不能持久的政治解决办法强加于人。

无论在克罗地亚,还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只有在塞族叛军遭到坚决抵抗的地方,战斗才有所减缓。在塞族的武装力量不受挑战的地区,侵略在继续。戈拉日德就很说明问题。自从1月份以来,乌苏拉地区也处于同样的情况,而且,波斯尼亚北部的整个波萨文纳走廊正再一次成为塞族密集进攻的焦点。

塞族的军事政策有一个牺牲邻国,创造一个大塞尔维亚的明确目标。只有在这一地区建立一种可以相信的实力平衡,才能制止这种政策。做到这一点有两种办法:要么国际社会必须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解除塞族的战争能力;要么必须取消武器禁运,从而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和克罗地亚共和国形成一种防御能力,迫使塞族方面接受和执行国际调解的结果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第一种办法最有效。如果这种办法不在国际社会选择的范围内,那么,我国政府必须坚持其次的这种办法得到认真的考虑。否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战争将继续,克罗地亚的政治解决可能受到破坏,发展到重新开战的地步。

关于克罗地亚境内的局势,我必须请安理会注意与1994年3月29日我国政府同塞族叛乱当局之间的停火协定相关的各种事态发展。塞族叛乱方面没有充分执行该协定的任何一点,并且拒绝恢复谈判,进入第二轮会谈。我国政府必须向安理会表达我们在这方面的严重关注,并告诉安理会,这些情况昨天已经以正式的方式具体告诉秘书长前南斯拉夫问题特使明石康先生。

我国政府希望,克罗地亚境内的这一发展也将导致安全理事会和昨天开始工作的接触小组的密切考虑。克罗地亚充分支持接触小组的最高级讨论,因为华盛顿会谈的经验告诉我们,由高级代表调解,政治协定比较容易达成;而且,我们希望当事各方不久就能参加这些讨论。同样,我国政府必须赞扬最近北约确保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遵守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努力的效力,并且促请国际社会考虑,如何在克罗

地亚,也就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扩大和利用这种决心。

最后,我要指出,由于断断续续的外交努力的结果,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战火可能暂时平息下来,克罗地亚也是如此。有人把这种情况称作和平。但是,这最多不过是和平的幻影,是极端的塞族领导人手中所掌握的具有压倒优势的战争机器造成的幻影。安理会各成员仍将是一部戏中的演员,这部戏照着强权就是真理的战争逻辑走,而不是象那种幻觉要我们相信的那样照着和平的逻辑走。

一定有办法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现和平。如果安全理事会在三年可怕的苦难之后,还没有办法实现这一和平,安理会就必须考虑其他的办法,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进行自卫的权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克罗地亚代表对我和我国代表团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苏丹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埃尔丁内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感谢你给我这次机会,在安理会发言,安理会今天荣幸由你外长出席担任主席,并有伊斯兰会议组织接触小组的一些国家的外交部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外交部长、以及代表欧洲联盟发言的希腊外交部长的参加。接触小组的活动和这些外长的出席,证明了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个问题--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重要性。

这对波斯尼亚来说是一个决定性转折点,对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来说是一项严峻的任务,它们必须寻找办法和途径来终止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和这些不充分的解决办法,以采取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能够恢复他们被剥夺的权利,从而结束他们长期的痛苦的立场,并通过此类决议。他们长期遭受痛苦是因为世界良知方面的失败和采用了双重标准。

不到一星期前,我有幸在安理会就我们今天审议的同一个问题作了发言。当时,我表示了某种乐观,因为北约接受了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要求,打算进行干预,对塞尔维亚侵略者进行空袭,以制止他们的侵略,迫使他们放弃扩张主义目标,制止他们对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采取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塞尔维亚侵略

者在这项最后通牒面前低下头了，这一事实证明必须确保安理会的决议能够得到强有力和全面的执行，在有关的一方只懂武力，无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及其决议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最近的事态发展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已经强调的一点，即安理会不愿意面对侵略者在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悲剧中起了消极作用。因此，面对这场不断继续的悲剧，面对成千上万殉难者死亡、成千上万人受伤和波斯尼亚成千上万穆斯林人因为它不愿意正视塞尔维亚向他们发动的侵略而无家可归，面临种族灭绝的情况，安理会必须承担起它的职责。

安理会采取的双重标准政策鼓励塞尔维亚侵略者强加他们用武力获取领土和“种族清洗”的逻辑，并推行其扩张主义计划，无视伦敦会议的决议。安理会甚至还通过剥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进行自卫、行使主权并捍卫其领土完整的固有权利，使侵略者更易行动。联合国按照第713(1991)号决议对波斯尼亚实行武器禁运，同时进行谈判使侵略者赢得时间，获得军事上的好处，它还鼓励对波斯尼亚进行有利于塞尔维亚侵略者的划分，这样现在联合国无法为自己开脱。

联合国把波斯尼亚悲剧看作是不同种族之间的内战，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塞尔维亚和黑山在参与并支持对独立的波斯尼亚共和国的侵略的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对波斯尼亚执行第713(1991)号决议公然违反了《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因此是不合法的，因为它剥夺了一个会员国进行自卫的固有权利。

我国代表团重申立即取消禁运的要求，它满意地欢迎美国和安理会其他成员的常驻代表就通过一项这方面内容的决议所作的发言。与此同时，我们吁请对这个问题表示了某种保留意见的各个友好国家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申明支持这一公正和平等的原则和各国人民面对外来侵略进行自卫的权利。

在波斯尼亚问题上，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的信誉目前都面临严重的挑战，因为安理会似乎不能够保护它根据第824(1993)号决议设立的安全区。这个地区的穆

斯林人目前正遭侵略者蹂躏，它加紧了对这些“安全区”的控制，以便将这些地区的居民赶走。这样做是为了推行“种族清洗”政策，过去两年来，它一直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采取这种行为。

联合国的无能为力使它的代表和部队遭到了暴力骚扰行为和逮捕，这给联合国的信誉和声望构成了挑战。为了使联保部队在这些地区担负起它的职责，我国准备并愿意派出部队帮助保护这些安全区，并参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尽管我们由于遭受了30年的外来侵略而面临种种困难。这是由于我们加入了联合国，并承诺遵守人道主义和国际法的原则。

最后，我要重申我在安理会上次会议上所说的话：波斯尼亚穆斯林由于他们面对侵略表现出的勇气和抵抗精神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如果正义能够在全世界占上风，如果能够取消不公正地实施第713(1991)号决议，使他们能够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捍卫他们的主权和固有的自卫权利，那么他们将以同样的勇气进行自卫。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孟加拉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赫曼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热情赞扬你的国家的代表在十分艰难的四月份以奉献精神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我们有幸由新西兰外长主持我们今天的事务。

这次安理会会议是重要的，不仅仅是因为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因戈拉日德事件严重恶化，而且还因为参加这场辩论的有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以及聚集在纽约出席伊斯兰会议组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接触小组紧急会议的八位伊斯兰外长。孟加拉国完全赞同这次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宣言》。

在审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目前局势时，我们要强调某些要点。首先，处理这个问题所关系到的不仅仅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命运，而且是属于本组织的所有弱小国家的命运。这里涉及的问题是联合国信誉，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宪章》永恒的原则--所有国家的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特别是不允许以武力获

取领土--方面的信誉。正如波斯尼亚外长所强调的,对人权的尊重和边界神圣不可侵犯性是这些原则和寻求任何可行的政治解决的组成部分。

第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完全不能被归类为内战。它是纯粹和完全的侵略,是塞尔维亚人坚持不懈地追求一个目标--肢解一个国家以便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这一局势伴随着种族灭绝冲突,造成20万平民丧生,几十万其他人受到野蛮对待。

安理会对这一局势的反应经常是太少和太晚。这种反应的特点是:事后自我辩解、犹豫不决、零碎和临时的反应、缺乏预测和缺乏执行已作出的各项决定的政治意志。延误加上拖延措施等于绥靖政策;它不但没有阻止、反而鼓励塞尔维亚继续侵占领土,并且故意地违反所有协议。戈拉日德仍然是拖延执行已经作出的各项决定的这项断断续续的政策的不幸象征。

今天重要的是安理会加强采取有目的的纠正行动的意志。这应当包括整体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和人道主义措施。

在政治方面,我们欢迎安理会在第913(1994)号决议中作出的决定:加强实现全面政治解决的努力,包括美国、俄罗斯联邦、联合国和欧洲联盟之间的密切磋商。我们认为,任何此类和平倡议必须有伊斯兰会议组织参加。为了帮助维持整个国际社会对塞尔维亚人施加的压力,我们也支持在适当时候举行一次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以便补充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并使其合法化。我们对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签署《华盛顿协定》表示欢迎,认为这是走向全面政治解决的极其重要的第一步,并且认为这方面的势头必须恢复。

在军事乃至法律方面,至关重要的优先事项是解除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实行的武器禁运。鉴于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事实上的武器禁运不仅是不公正的、歧视性的、以及公开鼓励侵略者继续掠夺,而且还直接违反《联合国宪章》第51条以及所有国家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治解决只能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东西。

塞尔维亚人根本没有表示其寻求政治解决的诚意。

战争罪法庭的工作也必须得到加强并得到充分的资金。必须依法追究责任。我们欢迎北约的最后通牒及其将萨拉热窝禁区模式扩大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联合国宣布的其他“安全区”的决定,同时必须向塞尔维亚人表明通过空袭来协调和迅速执行威慑性措施的必要性。还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暴力和侵略扩散到其他地区,特别是桑加科和科索沃。

我们完全支持加强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合国保护部队,并在这一方面欢迎今天上午通过的第914(1994)号决议。我还要强调孟加拉国承诺并准备提供一支可立即部署的机械化步兵。

在经济方面并鉴于塞族的公然侵略,我们完全支持加强和加紧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现有的制裁。

在人道主义方面,需要加紧努力为被包围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提供救济和医疗援助,特别通过开放图兹拉机场。现在需要设想比较长期的恢复和重建措施,并为此目的进行协调努力。

最后,安理会对如何纠正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所作的反应,对我们大家来说仍然是对联合国的信誉和我们对联合国的信任的严峻考验。

当现实政治和所谓的地面现实被说成是不能改变的“既成事实”的时候,当“安全区”是集中营的委婉语,对其继续保护变成一种徒劳无益的做法的时候,当允许以扭转侵略太难了这个理由为侵略进行辩护的时候,这就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息。这将意味着恢复弱肉强食的法律。在这样一天和时代,在吸取了过去的所有教训之后,这将意味着联合国拱手交出其所有原则,把它们放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台阶上。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塞拜疆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利耶夫先生(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过去两年来,安全理事会一再集中注意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局势。

研究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文件的未来历史学家面对如此多得决议、声明和其他决定,将有一项困难的任务。

然而,不幸的是,仍然没有任何依据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联合国的决定对持续对波斯尼亚穆斯林进行的无情和蓄意的屠杀产生了任何严肃或实质性的影响。

国际社会再次目睹到这一次在戈拉日德出现的血腥屠杀--该城与萨拉热窝、图兹拉、泽帕、比哈齐和斯雷布雷尼察及其周围地区一道,被安全理事会第824(1993)号决议宣布为安全区。此外,安全理事会第836(1993)号决议扩大了联合国保护部队的权限,使之能够使用包括空中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安全区。然而尽管安理会通过了该项以及其他各项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决议,在戈拉日德仍有700多无辜平民被杀,2 000多人伤残,20 000人被迫流离失所。

对一个安全区犯下的这种野蛮行为,再次证实武装完备的塞族民族主义分子完全无视对本组织决定的执行。波斯尼亚塞族人武装部队享受有这种不受惩罚的待遇,破坏了当代集体国际安全体系的根本原则。

我们要再次提请注意以实际方式修改和加强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活动的传统概念和机制,尤其是在包括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在内的各种国际组织范围内对波斯尼亚冲突所采取的活动。

世界一些地区正在出现的局势可以造成一种印象,即极端主义和沙文主义政治运动以及这种“布朗”运动的政治领导人真的以为用武力重新组成得到国际上承认的边界的假设可能性,从而破坏了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及其对无论在何地并在何种情况下进行的侵略行为作出及时充分反应的能力的信任。

阿塞拜疆共和国的立场在讨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局势的各种会议和论坛上得到表述。根据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边界的不可侵犯性以及不允许用武力获取领土--阿塞拜疆因懂得国际社会绝不会屈从于既成事实、对该国的肢解、或以武力改变其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的任何企图,强烈谴责

身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公民的塞族分离主义者的行动。

最后，阿塞拜疆代表团坚信：考虑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不幸局势的严重性，安全理事会将采取果断和坚定的行动，不会等待其他安全区出现新的屠杀。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巴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库拉先生（阿尔巴尼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干练和成功地指导了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工作。我还祝贺你的前任默里梅大使如此熟练地领导了安理会上月的工作。我还感谢新西兰外长主持了今晚安理会会议的大部分。

我国代表团理解伊斯兰会议组织接触小组成员国外长们在此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所做的发言的重要性。我代表我国政府，真诚感谢这些外长为实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所作的努力。

塞族撤出戈拉日德禁区，是联合国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发出明确信号的结果。阿尔巴尼亚无条件地支持北约所有关于使用空袭保护安全区的决定。它们应保证萨拉热窝和戈拉日德的大屠杀永远不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他地区再度出现。

戈拉日德的平静局势及联保部队的存在，造成了一次不可浪费的机会。现在是国际社会进行新的努力以确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的时候了。

我国政府对于前南斯拉夫冲突的立场已得到几次阐述，最近一次是在我1994年4月22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4/493）的附件中阐述的。我重申，同可能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其他行动一道采取的深入的外交行动，将是实现前南斯拉夫和平的最恰当手段。我们欢迎最近有关举行一次高级别会议的倡议。这次会议应努力寻求全面解决冲突。在这方面，阿尔巴尼亚要提醒人们注意科索沃的严重局势，并表明其看法：即处理科索沃的危机应是和平进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敦促不要限制很多合理的国际外交努力；它们旨在长期解决前南斯拉夫的整个冲突。

我借此机会重申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观点，即对塞尔维亚-黑山所实行的制裁是国际社会为实现该地区和平所做工作的重要部分。我们高兴地看到，很多国家在安全理事会最近的辩论中谈到保持这种制裁的必要。

我们绝不要忘记，塞族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初期侵略，造成了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目前的灾难。削弱贝尔格莱德军事机器是确保巴尔干地区持久稳定的一个主要条件。阿尔巴尼亚正由于制裁而经历巨大的困难，然而这种制裁在和平事业中的重要性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我要重申我国政府认为很重要的措施，均已在我刚才提到的我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阐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尔巴尼亚代表对我及我国外长所讲的客气话。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萨西尔贝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非常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就俄罗斯联邦和乔基奇大使所作的发言行使答辩权。

关于俄罗斯联邦代表的发言，我只想提醒各位，保护“安全区”和我们整个共和国的防御力量实际上就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国防军。他们有权并有义务根据我们主权国家的地位这样做，第824(1993)号和第836(1993)号决议都已明确承认这些权利和义务。

另外，把我国政府和国防军当成“穆斯林”的任何提法都是不准确、不合法和带有偏见的。我们代表并容纳所有种族。

乔基奇大使大概代表所谓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所作的表示非常值得欢迎，他说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正在展示进行谈判和作出痛苦妥协的意愿。但这项表示有两个问题。

第一，乔基奇大使指的是否是带有诚意的谈判？只需提醒人们所谓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在过去三个星期中不顾各联合国代表和俄罗斯联邦代表并非常痛苦地直接以波斯尼亚人生命为代价所说的谎言和违背的诺言就足够了。

第二,乔基奇大使似乎同样能够心安理得地象他代表所谓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一样代表塞尔维亚和黑山发言。因此,我们必须有理智地断定,塞尔维亚和黑山政府同所谓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的政府是一回事。关于错误的指责和内战理论就谈这么多。

最后,那些通过事实上的武器禁运继续剥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自卫权的人应该对乔基奇大使引用的论据同他们许多人一样而感到不自在。

主席(以英语发言):没有别的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目前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处理此案。

下午9时25分散会。